

RW 687/20

世界少年文庫 (11)

王爾德童話集

世界書局印行



FUDAN JFZ0000063145C 复旦图书馆

# 王爾德

王古魯編

本書介紹王爾德生活。元述其學  
。校在巴黎。後述王爾德在倫敦在美  
。國結婚的前後。對於藝術的議論  
。全盛時代。獄中生活。獄中著  
。作。出獄。逝世。死後等二十  
。四節。把王爾德畢生史蹟包括  
。無遺。加之著者的文筆流暢，描  
。寫得異常生動。舉凡研究西洋藝  
。術者，都宜一讀。  
全一册定價五角

世界書局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出版

王爾德童話集（全冊）

（每冊定價銀四角五分）  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譯述者 由 實 龍

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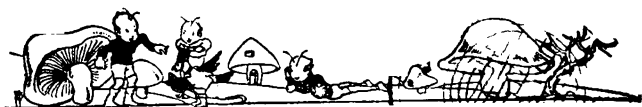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

不 准 翻 印

發 行 所 暨 各 省 海 外 發 行 所  
世 界 書 局

## 目次

幸福王子·····	一
夜鶯和玫瑰·····	二六
自私的巨人·····	四二
忠實的朋友·····	五三
馳名的火箭·····	八二
少年王·····	一一一
星孩兒·····	一四三



## 幸福王子

城中屹立一根高柱，其上站着幸福王子的雕像，全身貼着純金葉，用寶玉鑲成眼睛，身懸腰刀，刀柄上鑲一粒發光的大紅玉。

這樣自然很受人贊賞。其中有一位市參議贊道：『他真是臨風玉立般的美麗。』這樣說着，想從此博得自己也有藝術興趣的美名；他又連忙加上一句說：『只是沒什麼用處，』這又深怕他人說他不是一個講實際的人。

有一個聰明的母親，對那哭着要月亮的娃娃說：『你爲甚麼



不像幸福王子那樣呢？幸福王子夢都不會哭着要什麼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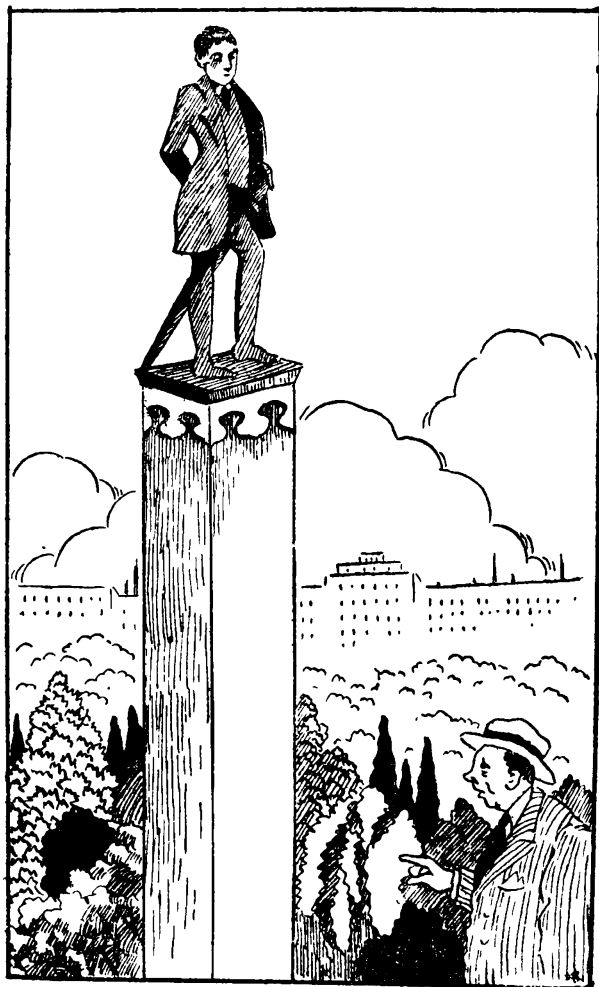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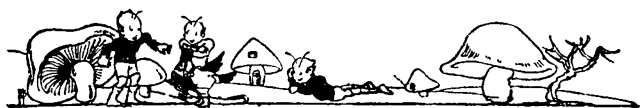
又一個失意的人呆看着雕像，自己喃喃地說：『世間有這樣幸福的人，我真歡喜。』

慈善學校的學生，穿着華麗的紅襖兒，披着乾淨的白圍巾，從教堂裏出來，有的說道：『他看來真是一個安琪兒。』

數學教師說：『你怎麼知道呢？你又不曾見過安琪兒。』

學生答道：『噯，但是我們在夢裏總見過的。』這時數學教師就繙繙眉頭，露出一副嚴肅的神氣，因為他沒有做過孩子的夢。

一天夜裏，有一隻小燕子在城上飛來。他的同伴們都在前六星期到埃及去了，只有他留在後頭，因他同那美麗的蘆葦發生了



「喜歡真我人福幸樣這有間世」說的意失個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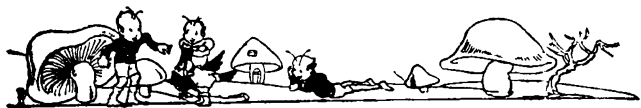
戀愛。他初次遇着她，是在早春時節，那回他正跟住一隻黃蛾在河上飛過，被她那纖弱的細腰引動了心，就停下來，和她攀談。

『要我愛你嗎？』燕子說，他很想立時飛到她身邊，蘆葦向他低低的點了個頭。從此他就繞着她飛來飛去，用翅膀打着水，水上激起銀色的波圈。這便是他求愛的表示，一個夏天，他都這樣表示着他的愛意。

別的燕子嘲笑他：『這真是可笑的戀慕，她又沒有錢，親戚又多；』的確那河裏生滿了蘆葦。到秋天，他們就多飛走了。

他們走後，只剩下他孤獨一人，他也對於這意中人發生厭倦了，說道：『她又不會談話，我怕她或者是個風流女子，她成天這樣





同風調笑。』確實的，只要風一吹來，蘆葦就行着最和愛的曲膝禮。他又繼續說：『我想她或者是善理家務的女人，但是我是歡喜旅行的，我的妻子照理當然也應歡喜旅行。』

他最後這樣對她說：『你能同我走嗎？』但蘆葦搖搖她的頭，她是絕對不能離家的。

他大叫起來：『你玩弄我，我到金字塔去了。再會吧！』他從此就飛了。

他飛了一整天，晚間才飛到城裏。他說『我到那兒去投宿呢？我希望城裏有預備妥當的地方才好。』

後來他見高柱上的雕像。他叫着：



『我就住在那兒吧！那地方到很好，新鮮空氣也很充足。』他就幸福王子的腳邊樓下。

『我有一間金子的臥室了，』他向四週看了一次，輕輕地自言自語着，就準備睡覺了；但是，他剛才把頭藏在翅膀下，就有一大滴水落在他身上，他叫了起來，說：『真是怪事，天上一點雲都沒有，星兒也很明亮，還會下雨。歐洲的天氣真怪極了。蘆葦是喜歡雨的，但只是她的自私罷了。』

這時候又落下一滴，他就說：

『如果連雨多遮不了，這雕像到底有什麼用處呢？我還是去找一個烟囪罷。』他就決心飛開了。



但他還沒有展開翅膀，又落下了第三滴，他抬頭一看——呀！他看見什麼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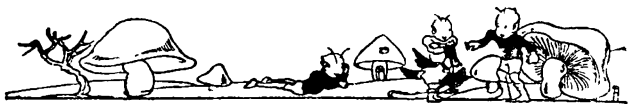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幸福王子的眼裏包滿了眼淚，一滴滴從金腮上流下。他的臉在月光下是那樣的美麗，使小燕子動了情，引起同情心來了。

他說：『你是誰呀？』

『我是快樂王子。』

燕子問道：『那末你哭甚麼？你要把我淹壞了。』

彫像答道：『我還能活動的時候，我還有一顆人類的心，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眼淚，因為我住在無憂宮裏，那裏是從來沒有什麼憂愁的。日裏和我的同伴們在花園裏玩，到晚間，就在大廳



裏跳舞，花園四週，是高高的圍牆，但是我從來沒有問過外面有什麼東西，我身邊的一切真太美麗了。我的庭臣叫我幸福王子，如果快樂就是幸福，那末我的確是幸福的。我就這樣過活，這樣死去。現在我死了，他們使我站得這樣高，城裏一切醜惡，一切悲慘的事，我都可以看見，雖然我的心是鉛做的，我也忍不住哭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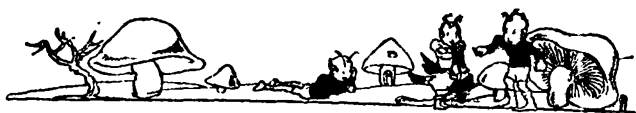
「怎麼？他不是硬金的嗎？」燕子暗自說道。但他很講禮，也就不就大聲說出來。

雕像又用一種音樂般的低聲，繼續說道：『很遠很遠那條小街上，有一家窮人，一扇窗子開着，我從那兒可以看見一個婦人坐在桌邊，她的臉又瘦又黃，一雙又粗又黃的手，全給針刺破了，她是



縫衣裳的。她現在正在一件華麗的衣裳上繡着艷花，是爲女王手下最美的女官，下次在皇家舞會上穿的。她的小兒正患病，睡在屋角那張牀上。他熱度很高，想喫橘子。但他的母親除了給他河水喝，什麼也沒有，所以他的兒子正在哭着。燕子，小燕子，你不能把我刀柄上那顆紅玉拿去給她嗎？我的腳是釘死在這土台上的，一步也不能動。」

燕子說：「埃及有人等我，我的朋友們都在尼羅河上飛來飛去，還和大蓮花談着話兒。不久他們就要到皇墓裏去投宿了。那國王睡在畫棺裏，身上裹着黃布，塗着香料。頸上掛着一串淡綠色的玉珠兒，一雙手活像兩片枯葉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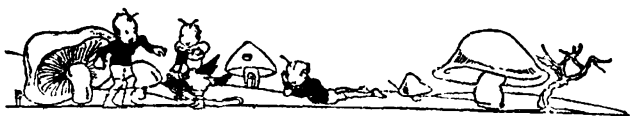
王子說：『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你不能同我住一晚，替我作個使者嗎？那孩子是那樣渴，他母親又那樣難過。』

燕子答道：『我是不喜歡孩子的，去年夏天，我歇在河邊，有兩個撒野的童子，是磨房老板的兒子，常用石頭打我。我們飛得很快，他們當然打不着我；而且我的祖上是有名的善飛者。但用石子打我總是一種無禮的行爲啊。』

幸福王子露出悲傷的神情，小燕子也很難過，說道：『這裏很冷，但我還是同你住一晚，就作你的使者吧。』

王子說：『謝謝你，小燕子。』

燕子就把王子刀上那粒大紅玉取下來，用嘴銜着，從屋頂上



飛去。

他經過教堂尖塔，那裏雕着白大理石的天使，他又經過皇宮，聽見跳舞的樂聲。有一個漂亮姐兒同她的情郎走到露台上來。他說：『星兒多怪啊！愛之力又是何等的怪啊！』

她答道：『我願在國家舞會那時候，我的衣裳就可做好；我已經叫人在上邊繡些艷花；但是那些裁縫多是懶蟲。』

他又飛過河上，見燈兒掛在船桅尖端。又經過猶太街，見老猶太人，在那兒做買賣，用銅天秤稱着銀兩，最後到了那窮人家裏，往裏一看，那孩子輾轉牀頭，他母親因為太疲倦，早已睡着了。他就跳了進去，把大紅玉放在桌上，那婦人的頂針旁邊。他又繞着牀飛，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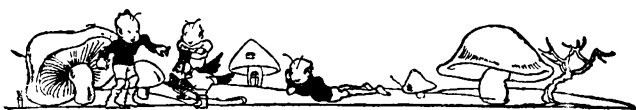
翅膀扇孩子的頭。那孩子說：『多涼呀！我一定就會好了。』說着就沈入了甜蜜的睡鄉。

燕子飛回幸福王子那兒，告訴他自己怎樣辦妥了事。他說：『真奇怪，雖然天氣很冷，我這時候覺得很暖和了』

王子說：『這是因你做了一件好事。』小燕子開始思索起來，隨卽睡着了。

天亮後，他飛到河裏去洗了個澡。一位禽學教授從橋上過路，看見他，就說：『真是怪事，冬天還有燕子！』他就把這事寫了一封長信，寄給本地的報紙。人人都引用那些話，有些話連他們也不懂。燕子說：『今晚我要到埃及去了。』他這時非常期望的就是





這件事。他游覽了許多公共紀念碑，在教堂尖塔上坐了許久，無論他到什麼地方，麻雀兒唧唧的叫着，『多麼出衆的一位怪客啊！』因此他自己也就非常愉快。

月兒上升，他才飛到幸福王子那裏，叫着：『在埃及，你有什麼事沒有我就要動身了。』

王子說：『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你不能再同我住一晚嗎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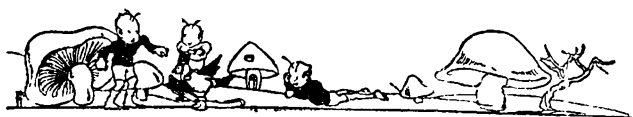
燕子回答：『埃及有人等着我哩！明天我的朋友們就要飛往第二瀑布，河馬睡在蘆葦叢中，門芒神（埃及阿伯王，像在底比斯，傳說每晨第一條光線照射時，能發琴弦之聲——譯者註）坐在花崗石寶坐上。他成夜望着星辰，晨星一出來，他就愉快地大叫一



聲，就再也不作聲。正午時，黃獅子跑到河邊來飲水。他們的眼睛像綠玉，吼聲比瀑布還響。」

王子說：『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城那邊有一間庭子間，內有一個年輕人，我見他靠在一張鋪滿稿紙的桌上，傍邊一個花瓶，插着一束枯萎的紫羅蘭。他的頭髮是起波紋的黃髮，他的嘴唇好像石榴一樣紅，還生着一雙神經質的大眼。他正預備爲戲院導演完成一篇戲劇，但是他太冷了，什麼也不能寫。火爐裏沒有火，人又餓得憔悴不堪了。』

確實生就一副好心腸的燕子說，『我再同你住一晚罷！我也要送他一塊紅玉去嗎？』



王子說：『唉！我沒有紅玉了，我只剩下一雙眼睛，這是青玉做的，一千年前從印度採來，挖一顆去送他吧。他可以買給珠寶商，拿錢去買米買炭，完成他的劇本。』

燕子說：『親愛的王子，這事我不能做。』說完他就哭起來了。  
王子說：『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照我說的做吧！』

因此燕子挖了王子一顆眼睛，飛到那青年的住所去。屋頂有一個洞，很容易進去。他就由這兒鑽進屋裏。那年輕人把頭埋在手臂下，所以沒有聽見雀兒飛的聲音，抬頭看時，美麗的青玉已經放在枯萎的紫羅蘭花束上。

他叫了起來，『我現在才被別人贊許了，這一定是那個贊賞我



的人送來的。現在我可以完成我的戲劇了，」他就露出愉快的神色。

第二天燕子飛到碼頭邊去。他坐在一隻大船的桅杆上，看船夫用繩子拿倉裏的櫃子。上來一個櫃子，他們就同呼着『吭唷吭唷！』『我要到埃及去了，』燕子這樣叫着，但沒有誰關心他，到月亮上升的時候，他又飛回幸福王子那兒去了。

『我來同你道別了。』

王子說：『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你不能再同我住一塊嗎？』

燕子答道：『現在是冬天了，這兒不久就要下雪。但是在埃及却暖利得很，太陽照在綠棕櫚樹上，鱈魚睡在汙泥裏，懶洋洋地望



着樹枝。我的同伴們正在巴力神廟造窩，紅白鴿子望着他們，一面互相咕咕的叫着。親愛的王子，我一定要離開你了，但是我永遠不會忘了你的，明年春天我給你帶兩顆美玉來，補償你給人的兩顆。那紅的比玫瑰還要紅，青的比大海還要青。」

快樂王子說：『在下面那條街上，站着一個賣火柴的姑娘。她把火柴落在水裏，一齊打濕了。如果她不賣了錢拿回去，她父親會打她。她無鞋無襪，就連小頭兒都光着。把我那隻眼也挖了，拿去給她，她父親就不會再打她了。』

燕子說：『我可以再同你住一晚。但是我不能再挖你的眼睛。否則你不是完全瞎了嗎？』



王子說：『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千萬照我吩咐的做吧。』

因此他又挖了王子那一隻眼睛，飛下去。他在賣火柴的姑娘身邊掠過，輕輕地把寶玉放在她手掌裏。那小姑娘叫着：『多美的一塊玻璃呀！』一路笑着跑回家去。

燕子又飛回王子那兒，說道：『你現在完全瞎了，所以我要永遠同你住在一起。』

可憐的王子說：『不，小燕子呀，你一定得上埃及去才好。』

『我要永遠同你住在一起。』燕子說着，就在王子腳下睡着了。

第二天他終日坐在王子的肩上，把他在異鄉所見的一切講



給他聽，他講那赤色的仙鶴，成列的站在尼羅河畔，用嘴捉金魚；講那獅首人身的怪物，說他壽同天地，住在沙漠裏，能知萬事；講那作買賣的人，慢慢兒在駱駝身邊走着，手裏都拿了琥珀珠；講那月山之王，說是黑如沉檀，崇拜大水晶；講那睡在棕櫚樹幹裏的大綠蛇，說有二十個和尚用蜜糕喂牠；還講到那小人國的人兒，說是坐在平坦的大樹葉上，在大湖中漂游，常同蝴蝶兒作戰。

王子說：『親愛的小燕子，你同我講的多是些怪事，但最怪的事，還要算世界男女的不幸。世間是沒有什麼比苦難更神祕的，在城裏飛一轉，小燕子呀，再告訴我你看見些甚麼吧。』

因此燕子就在大城上飛來飛去，看見那有錢的人在華麗的



房屋中作樂，而乞兒們却坐在門外凍餓，他飛到黑巷裏，見飢餓的孩子們那張蒼白的臉兒，模糊地出現在黑巷中，在一個橋洞下，有兩個孩子睡在那兒，兩人互相抱做一團，想圖暖和一些。他們說：『我們多餓呀！』看管的人說：『你們不能睡在這兒，』他們又只得徬徨在雨中了。

他回去，就把他看見的一切對王子說了。

王子說：『我身上全貼着金葉，你一定一張張把牠撕下來，拿去送給窮人們吧；世上的人都以為錢是能使他們幸福的。』

燕子就把金葉一張張撕下來，直到後來，王子滿身多變了色，成了陰黯而灰色的人。他把金葉一張張飛送給窮人；孩子們的臉





就更紅潤了許多，笑着鬧着，在街上玩耍。他們都這樣叫着：『我們現在有麵包了！』

隨後就下雪了，下雪以後，又結了冰，街上好像是銀子做的，又亮又光；長長的冰條好像水晶刀一樣的掛在屋簷，許多人都穿了皮衣，孩子們戴着紅帽兒，在冰上滑走。

可憐的小燕子覺得一天比一天冷，但他又不能離開幸福王子，他是太愛他了。只得趁烘麵包的人不留心，在門外銜一些麵包屑來充飢，一面不住的拍着翅膀取暖。

到後來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。這時候，他只有再飛到王子肩上去的一次力氣了。他默默地說：『再會了，親愛的王子！你允許我



吻你的手嗎？」

王子說：『你最後還肯到埃及去，我真歡喜，小燕子呀！你在这儿住的太久了；但你一定吻我的嘴唇吧，因為我愛你啊。』

燕子說：『我不是到埃及去，我是到「死之家」去了。死是睡的弟兄，不是所差無幾嗎？』

他吻了王子的嘴唇，隨即倒在他腳下死了。

這時候，雕像裏面發生一種怪聲，似乎有什麼東西碎裂了。

是那顆鉛的心裂做兩半，實是一種可怕的嚴凍。

第二天大早，縣長正同市參議在這條街上走過，經過高柱時，他抬頭望那雕像：『哎呀！幸福王子多狠啊！』



『真是多麼狼狽啊！』市參議也這樣叫着，他歷來是一味附和着縣長的；說完他們又走近些細看。

縣長說：『刀柄上的紅玉落了，眼睛也不見了，也不是金身了，他比乞丐強不了許多啊！』

『真是比乞丐強不了許多，』市參議也這樣說着。

縣長接着說道：『他腳邊上還有一隻死燕哩！我們非出一張佈告，不許雀鳥死在這兒不可。』市書記就筆記下來。

隨後他們把幸福王子的像推倒，大學裏的藝術教授說：『他已經不美麗，他也就沒用處了。』

他們把雕像在爐裏溶了，縣長又召集了一個會，討論如何處



治這些金屬。他說道：『我們應當再建一個銅像，這銅像當然是我的。』

一般市參議說：『應當是我的，』於是他們就爭吵起來，最近我聽見他們的時候，他們還在爭吵。

鑄造廠的監工說：『真是怪事啊！這破碎的鉛心竟不能溶解。我們把牠去了吧。』因此他們就把牠丟在一個垃圾堆上，正好死燕也躺在那兒。

上帝對他一個天使說：『把城裏兩宗最可貴的東西給我拿來！』天使就把鉛心和死燕送去給他。

上帝說：『你們選的很對，因為從此以後，這小鳥兒可以永遠



在我的樂園裏唱歌，幸福王子可以在我這黃金城裏贊美我。」

幸福王子

二五



夜鶯和玫瑰

二六

夜鶯和玫瑰

年輕的學生說：『她說過，如果我給她一朵玫瑰，她就能同我跳舞，但我的花園裏一朵玫瑰都沒有。』

夜鶯在橡樹叢中的窩裏聽見他這樣說，從樹葉縫中看出來，覺得很奇怪。

他叫着：『我花園裏沒有玫瑰啊！』說時，那雙美麗的眼睛裏就包滿了眼淚。『唉，幸福真是連極小的事也要依靠啊！我讀過聖賢書，知道哲學的祕密，因為沒有一朵玫瑰，我的生命就該受苦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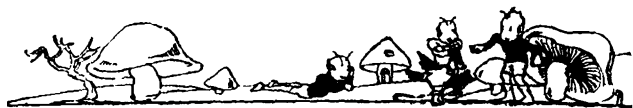
就她瑰攻朵一有……』說生學輕年  
都瑰攻朵一裏園花我但舞跳夜和  
『有沒

啊。

夜鶯說：

『這才算是  
真的有情人  
了，雖然我不  
知道他，我天  
天夜晚都唱  
着他的一切：

天天夜晚我把他的一切講給星兒聽。他的頭髮像風信子花一般黑，他的唇像他所希望的玫瑰一樣紅；但熱情使他的臉色簡直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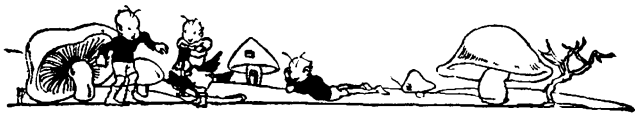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得像象牙，煩惱在他的眉上印了永不退的痕跡。」

青年學生喃喃地說：『明晚王子要開跳舞會，我的愛人也要去參加。如果我能給她帶一朵玫瑰，她可以同我舞到天亮。如果我能夠給她帶一朵玫瑰，可以把她抱在懷裏，她的頭靠在我肩上，我的手緊握住她的手。但是我那花園裏沒有玫瑰，她就走我面前過，也不理我，讓我孤單的坐在那兒。她不睬我，我的心就要碎了。』

夜鶯說：『這才真是有情人了，我所歌唱的，在他是受苦，在我是快樂的。愛的確是個怪東西。比綠玉還寶貴，比細白石還值錢。真珠石榴石都不能買牠，牠根本不能拿到市場上來賣。商人買不到牠，黃金也不能同牠在天秤上對稱。』





青年學生又說：『樂師坐在廊下，奏着弦樂，我的愛就應着豎琴與提琴的節奏起舞。她輕輕地跳，簡直腳不落地，求愛的人們，穿着漂亮的衣裳，團團包圍了她。但她只不同我跳舞，因為我沒有玫瑰給她。』說着，他就倒在草地上，把臉埋在手裏，大哭起來。

小小的綠蜥蜴，搖着尾巴經他面前走過，問道：『他爲什麼哭呀？』

一個戲着一線陽光的蝶兒說：『真是爲了什麼呀？』

野菊用一種低柔的聲音，對他的鄰居說道：『到底爲了什麼呀？』

夜鶯說：『他是爲一朵紅玫瑰哭的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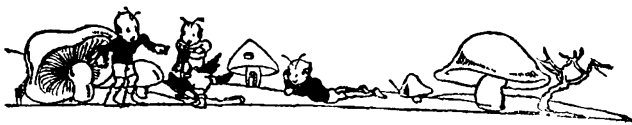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叫了起來：『爲一朵紅玫瑰嗎！這多麼可笑啊！』那小蜥蜴兒向來是個有譏癖刺的東西，竟哈哈大笑起來！

但夜鶯知道那學生煩惱的隱痛，一聲不響的坐在橡樹上，思攷着戀愛的神祕。

忽然她張開棕色的翅兒飛起，翱翔在天空之間。她好像一個黑影似的飛過了小樹林，黑影似的漂過了花園。

在草地中央坐着一株美麗的玫瑰樹，她才看見，就飛了過去，歇在一小枝上。

她叫着：『給我一朵紅玫瑰吧，我爲你唱我最動人的歌。』  
但那株樹只搖搖頭。



牠這樣回答：『我的玫瑰是白的，好像浪花那樣白，比山間的白雪還要白。但是你到我兄弟們那兒去，他們坐在老日晷的週圍，你要的他或者可以給你。』

因此夜鶯就飛到坐在日晷週圍的玫瑰樹那兒去，叫着：

『給我一朵紅玫瑰吧，我爲你唱我最動人的歌。』

但那株樹又搖搖頭。回答道：

『我的玫瑰是黃的，好像生在琥珀座上雌人魚的頭髮那樣黃，比開在草地未曾鏟除的水仙還要黃。但到我兄弟那兒去，他生在那學生的窗外，你要的或者他能給你。』

因此夜鶯又飛到學生窗前的玫瑰樹那兒去，叫着：



『給我一朵紅玫瑰吧，我爲你唱我最動人的歌。』

但那株樹也搖搖頭，回答道：

『我的玫瑰是紅的，好像鴿兒的腳一樣紅，比在海洞裏飄搖的大珊瑚還要紅，可是冬天凍住了我的脈，霜打了我的苞，暴風雨吹打，折斷了我的枝，這一年我是不會有玫瑰的了。』

夜鶯急叫起來：『我要的，只是一朵紅玫瑰！只是一朵呀！是不是沒法得到牠了嗎？』

那樹答道：『法子是有，但是太可怕了，我不敢告訴你。』

夜鶯說：『告訴我吧！我不怕的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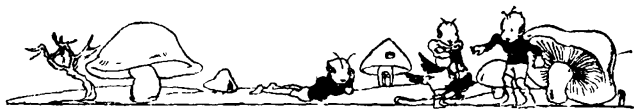
『如果你要一朵紅玫瑰，你須在月光中用音樂來創造，用你



自己的心血來染；你須把你的胸壓在一根刺上，一面對我唱歌，你須終夜對我不住的唱，刺穿了你的心，你的鮮血流到我的血管裏來，變作我的血。」

夜鶯叫着：「爲求一朵玫瑰而死，當然是一種很大的代價了，生命是多麼可貴。坐在綠樹叢中，看那跨上金車的太陽，看那坐着珠輪的月亮，多麼快樂。山楂的氣味是香甜的，藏在山間的吊鐘花，開在山上的野薔薇，都是香的，可是愛強於生命和人的心比起來，一個鳥的心算得什麼呢？」

因此她就展開了棕黃色的翅兒飛起，翱翔在大空之中。她好像黑影一般的飛過了花園，黑影一般的漂過了樹林。



青年學生還睡在她離開時那塊草地上，在他那雙美麗的眼睛裏，眼淚都還沒有乾。

夜鶯叫着：『快活起來吧！快活起來吧！你能得到你所要的玫瑰了，我要在月光中用音樂來創造，用我的心血來染，我要轉求你的，只是要你做一個真正的有情人，因哲學雖然聰明，愛比牠更聰明，雖然強權有力，愛比牠更有力。通紅的是牠的翼，火一般熱的是牠的身。牠的唇同蜜一樣甜，牠的氣同乳一樣香。』

那學生抬頭望着聽着，但他不明白夜鶯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因為他只懂書上面寫的東西。

但橡樹明白了，而且覺得非常悲傷，因為他很愛在他枝頭上



作巢的夜鶯。

他低低地說：『爲我唱一次最後的歌罷！你走後，我覺得十分寂寞啊！』

夜鶯就爲橡樹唱歌，聲音好像銀瓶中水沸一般。

她才唱完，學生站了起來，從袋裏掏出一本記事簿和一支鉛筆。

他一面走過樹林，一面這樣自語着：『她是有身軀的，這當然不能否認；可是她也有情感嗎？我怕不見得有罷。她的確像許多藝術家，有表面的形式，無真實的內容。她不會替別人犧牲。她只要音樂，人人都知道，藝術家多是自私的。但總得承認她的音調很好，如



一點意思也沒有，一點好處也沒有，多麼可憐呢！』他進了房，睡在小草薦牀上，開始想到他的戀愛；不多一刻兒，他就睡着了。

月兒才出來的時候，夜鶯就飛到玫瑰樹那兒去，把胸膛壓在刺上。終夜壓着刺唱歌，亮晶晶的月兒也俯身傾聽。她唱了一夜，刺漸漸深入她的胸膛，鮮血就如退潮的流下。

她起先唱着孩子時代男女心中的戀愛如何產生。一句句唱下去，樹梢頭就一瓣瓣的開了一朵奇花。起先很蒼白，像河上的懸霧——青白像清晨之腳，銀亮像黎明之翼。銀鏡中玫瑰花的影子，池中玫瑰花的影子，樹梢頭的玫瑰就這樣開了。

但是樹兒還叫夜鶯把胸膛壓緊一些。『壓緊一些，小夜鶯呀，





否則玫瑰沒有長成，天到要亮了。」

所以夜鶯把胸膛更壓緊了一些，歌聲也漸漸更高更響了，因為這時她唱到了成人心中的愛。

粉紅上了玫瑰花的瓣兒，好像新郎吻着新人的嘴那時，臉上飛起的紅潮。但是刺還沒有達到夜鶯的心，所以玫瑰花心依然是白的，因為只有夜鶯的心血，才能染紅玫瑰花的心。

那樹又叫夜鶯再把胸膛壓緊一些，『壓緊些，小夜鶯，否則玫瑰花沒有生成，天到要亮了。』

因此夜鶯又把胸膛壓緊一些，刺穿了心，混身劇痛。痛苦愈激烈，歌聲便愈狂，到這時，她是唱着因死而完成的愛，死又非死在墳



夜鶯和玫瑰

三八

墓中的愛。

奇花立刻緋紅，像東方的朝霞。緋紅的是花瓣，更紅如紅玉的是花心。

夜鶯的聲音漸漸微弱，小翅兒拍着，眼上起了一層薄膜。歌聲愈低，她覺得喉裏有什麼東西哽着似的。

她唱了最後的急奏。白月聽見了，忘了黎明，在天空踟躕着。紅玫瑰花聽見了，陶醉得戰慄起來，在冷清的朝氣中，展開了瓣兒。山間的紫洞起了回聲，從夢中驚醒了牧羊人。歌聲飄在河中的蘆葦裏，把信息送到海裏去。

樹枝叫着：『看呀，看呀！玫瑰生成了；』但夜鶯沒有答話，她早



睡在長草叢裏，刺釘在心上死了。

中午時那學生開了窗，看到外面，叫道：

『怎麼，多好的運氣呀！玫瑰花兒有了！我一生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玫瑰。這樣好看，我敢說一定有個很長的拉丁學名』說着就俯身把牠折下。

他戴上帽子，手裏拿着那朵玫瑰，立刻跑到教授家裏。

教授的女兒坐在門口，正在一架紡車上紡着藍絲。她的小狗躺在她的腳邊。

那學生叫着：『你說過，如果我給你一朵紅玫瑰花，你就同我跳舞，這是世間最紅的一朵玫瑰。你今晚應當把牠戴在貼心的地



方，我倆跳舞時，我要告訴你我是怎樣的愛你。」

但那姑娘蹙起了眉頭。答道：

『我怕牠配不上我的衣裳吧，況且御史的兒子送了我一些真寶石，誰都知道，寶石總比花兒值錢一些。』

學生氣憤地說道：『哼，老實說，你真太忘恩負義了，』就把花兒往街上一拋，落在小溝裏，立刻來了一輛車，壓成粉碎。

女的說：『忘恩負義！我告訴你，你太鹵莽了，你到底是甚麼人啊？不過一個學生罷了。我就不信你鞋子上釘銀扣兒，像御史姪少爺那樣；』說着就站起來走進屋裏去了。

那學生懊喪地走開說道：『戀愛真是無聊事！連邏輯學的一



半用處多沒有，既不能證明什麼，還演出不能實現的東西，使人相信那些不真的事物。確實太不實用，這年頭兒什麼多是講實用的，我還是去找哲學，研究形而上學去吧！』

所以他回到屋裏，拉出一本糟滿灰塵的大書，便唸起來。



## 自私的巨人

每天下午，放學之後，許多小孩子常到巨人的花園裏玩。

那是一所可愛的大花園，滿生着綠草，草上處處都生美麗的花，好像天上的星兒一樣，還有十二顆桃樹，每到春天，開着紅白的小花，到秋天，又結着豐盛的果子。鳥兒坐在樹上唱着甜蜜的歌，孩子們爲歌聲所動，有時玩着也歇下來，側耳靜聽，他們多互相叫着：『我們在這兒多快樂呀！』

一天巨人回來了。原來他是去訪朋友康里希的（英國西南



部——譯者）康里希是個喫人的巨怪，同他住了七年。七年後，說完了他要說的話，就決定回家。才回到家，就見那些小孩子在花園裏玩。

他用一種很粗暴的聲音叫着，『你們在這兒幹嗎？』孩子們被他駭跑了。

巨人說：『花園是我自己的，人人都知道，除了我，不準別人來玩』因此他就築一道高牆把牠圍起來，並且掛了一塊告示牌

閑人莫入  
違者重罰

他是個非常自私的巨人。

自私的巨人



## 自私的巨人

### 四四

可憐的孩子們現在沒有玩處了。他們想在街上玩，但是街上灰沙很多，並且四處都是硬石頭，他們不歡喜。下課後，他們常在高牆外徘徊談着花園裏如何如何的有趣，他們互相叫着：『我們在那兒時多快樂呀！』

春天到了，全城開滿了小花，雀兒也四處飛着。只有自私的巨人那所花園裏，仍是冬天的景像。鳥雀不到沒有孩子們的地方，樹木也忘了開花。有一次，一株美麗的花兒，才從草中把頭伸出來，看見那塊牌示，很替孩子們不平，也就縮到地下去睡覺了。得意的只是霜和雪。他們叫着：『春天把這個園子忘記了！我們終年都可以住在這兒了。』雪用她的大白衣蓋了草地，霜把樹枝一齊鍍成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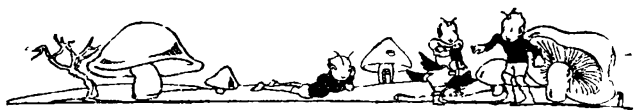


色。他們還請北風，北風也就來和他們同住，他裹着獸皮，整天在園裏叫號，把烟窗都刮倒了。他說：『這地方很不錯，我們要請雹來才好。』因此雹也就來了。每天在房頂上亂鬧三點鐘，弄壞許多石板，然後又在花園裏狂奔。他穿着灰色衣服，他的呼吸像冰一般。

自私的巨人坐在窗口，看着一片白雪的冷花園，這樣說：『我真不懂，春天怎麼還不來，我希望天氣要變一下才好。』

但是春天再也不來；夏天更加不到；賜給各家花園許多金果的秋天，獨對於巨人的花園，一個也不給。她說：『他太自私了。』因此那兒永久都是冬天，北風，嚴霜，冰雹終日在樹叢中跳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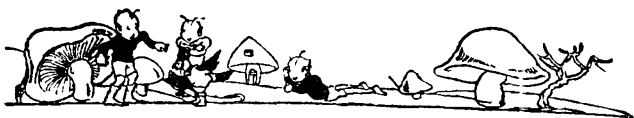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早晨，巨人正醒睡在牀上，聽見一種動人的音樂。聲音非



常好聽，他以爲一定是皇家樂隊從這兒過路。其實只是一個小紅雀在他窗外唱歌，他好久沒有在他園裏聽過雀叫，所以這似乎是世間最動人的音樂了。這時候，冰雹也停止了，在他頭上的狂舞，北風也歇了怒號，從開着的窗口，吹來一陣馥郁的薰香。『我相信春天終於來了，』巨人說着，就從牀上跳起來，往外邊望着。

他看見什麼？

他看見一件極奇怪的事。原來許多小孩子從一個牆洞那兒爬了進來，坐在樹枝上。他見每一株樹上坐了一個小孩。小孩們回來，樹就非常高興，滿身開遍了花，手臂慢慢在孩子們頭上搖來搖去，雀兒也飛來飛去，歡喜地宛轉地唱歌，花兒也從綠草叢中露了



臉，在那兒歡笑，那是一種可愛的景像，只在花園的一角，仍過着冬天，那是園中最偏的一角，有一個小孩子站在那兒。他人太小了，爬不上樹，在那兒走來走去，很悲傷的哭着。可憐的樹，仍通身蓋着霜雪，北風也依舊在頭上怒吼狂吹。樹兒盡量地把枝兒彎下，說道：『爬上來呀！小孩子！』但是那孩子太小了，終攀不着。

巨人看着外面這一切，心竟軟了。說道：『我從來多麼自私啊！我現在知道春天爲甚麼不來了。我應當把那個小孩子抱上樹去，再把牆推倒，讓我的花園，永遠做孩子們的遊戲場。』他對於已往的行爲，確實深悔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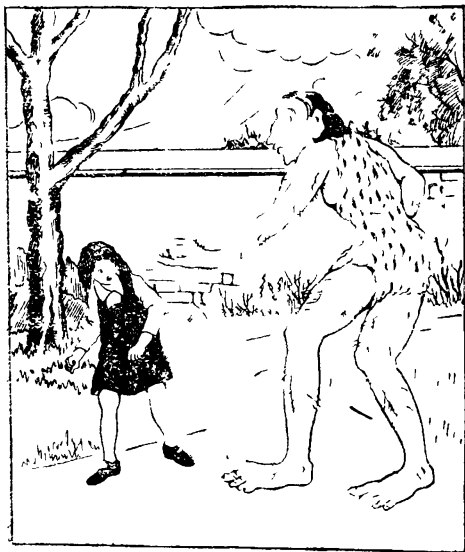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他便下了樓，輕輕的開了前門，走到花園裏去。但是，那些



自私的巨人

四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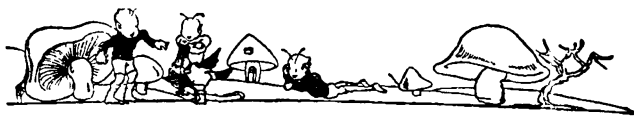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才看見他，就一齊駭跑了，花園又恢復了冬天景象。只有那最小的孩子沒有跑，因為他眼裏噙滿了眼淚，沒看見巨人走來。巨人



巨人後悔來幫小孩爬樹

偷偷走到他身後，輕輕把他抱起來，放在樹枝上。

那樹立刻就開了花，雀兒也飛來站在上面唱歌，那小孩伸出了雙臂，抱着巨人的頸，同他親了一



吻，其他的孩子，看見巨人已經不是壞人，也都跑了回來，春天也就同他們到了園裏。巨人說道：『這是你們的花園了，孩子們，』說着，就拿一柄大斧砍倒了圍牆。人衆在正午去趕場的時候，看見巨人同許多孩子在他們所見的最美麗的花園裏游玩，

他們玩了一整天，到傍晚，都到巨人面前來告辭。

他說：『你們那個小伴侶那裏去了？我抱他上樹的孩子。』巨人最愛的是他，因為他吻過他。

孩子們回答：『我們不知道，他早走了。』

巨人說：『你們一定要告訴他，叫他明天來，』但那些孩子說他們不知道他住在那兒，從前也沒有看見過他；因此巨人覺得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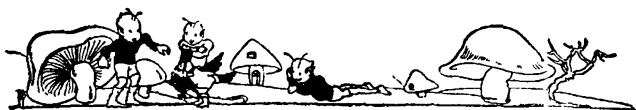
常煩悶。

每天午後放了學，孩子們總來同巨人玩。但巨人所最愛的那個小孩從此就不見了。巨人對個個孩子們都很慈和，但他還是想他第一個朋友，時常說到他『我多歡喜再見他啊！』

過了多年，巨人老弱了。他再也不能玩了，所以每天只坐在一張大靠椅上，看着那些小孩遊戲，一面讚賞自己的花園。『我有許多美麗的花，但是孩子們才真是花中最美麗的。』

一個冬天早晨，他正穿衣服的時候，從窗口望出去。現在他恨冬天了，因為他明白了冬天只是春天在睡覺，花木在休息。

他突然揉揉眼睛，覺得很奇怪，望了許久。這確實是種怪景像。



在花園極偏的角上，有一株樹，開滿可愛的白花。枝兒全是金的，掛着銀的果兒，樹下站着他最愛的那個孩子。

巨人快活極了，連忙跑下樓，到花園裏去。急忙跑過草地，到孩子的身邊來。到得面前，他氣得滿臉通紅，說道：『誰害你的？』原來在孩子手掌上有兩個釘子印，小腳掌上也有兩個。

巨人說：『誰害你的？告訴我，我拿我的大刀去殺了他。』

那孩子回答：『不！這是愛的傷痕。』

巨人說道：『你是誰？』就感到一種異常的威力，他立刻在那孩子面前跪了下來。

那孩子向巨人笑笑，對他說：『你讓我在你園裏玩過一次，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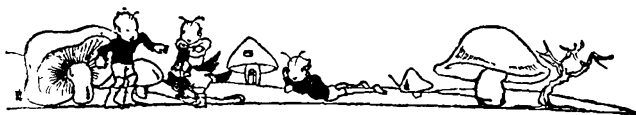
自私的巨人

五二

天你同我到我的花園裏去吧，那是樂園哩，

那天下午，孩子們跑進來的時候，看見巨人死在樹下，滿身蓋着白花。





## 忠實的朋友

一天早晨，老水鼠從洞裏把頭伸出來。他生着一雙小眼，一些硬灰鬚，他的尾巴活像一根黑樹膠的鞭子。小鴨子們在池裏游着，好像金絲雀的母子們，母親混身雪白，生着一雙紅腳，正在教她的兒女如何用頭站在水裏。

她諄諄的說着：『如果不善用頭站立，是不能在好社會中立足的，』她每說一次，就演習給他們看。但那些小鴨一點也不用心。他們年紀輕，還不知道立足社會到底有什麼益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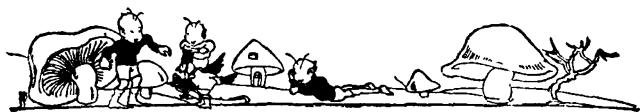
老水鼠說：『多頑皮的孩子！他們真該淹死才好。』

母鴨答道：『不是這樣說的，人人初學總該這樣，作母親的不能不管教。』

水鼠說道：『哎！我不懂什麼做母親的心理，我是沒有成家的人，我還沒有結婚，也永不想結婚，愛情本是很好的，但是友誼更勝一籌，確實，我真不知道世界還有什麼比忠實的友誼更寶貴更難得。』

『那末，請問你對於忠實朋友的責任，意思如何呢？』一個綠色梅花雀，坐在近邊一株楊柳樹上，聽見這段對話，這樣問道。

『真是的，我也正想知道哩，』母鴨說着，就游到池邊，用頭站



在水裏，給她的孩子做個榜樣。

水鼠說：『多無聊的問題！我要我的忠實朋友對我忠實，當然就是這樣呀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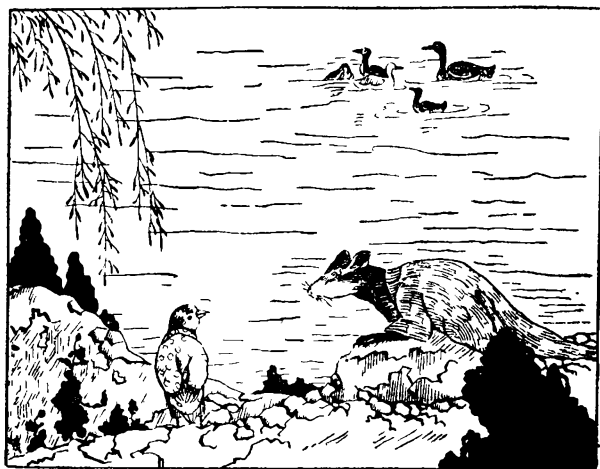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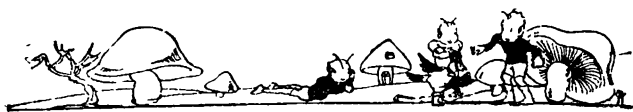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小雀兒在銀色的波紋上游着，一面拍着翅兒，問道：『那末你又怎麼報答他呢？』

水鼠回答：『我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，』

梅花雀說：『讓我講個這類的故事給你們聽吧！』

水鼠問道：『是關於我的故事嗎？如果這樣，我倒要聽聽，因為我極歡喜聽小說故事。』

『於你是有關係的，』梅花雀說着，就飛了下來，歇在岸邊，講



聽鼠水給故事的斯漢小講雀花梅

了這忠實朋友的故事。

五六

梅花雀說道：『從前有一個誠實的小傢伙，名叫漢斯。』

水鼠問：『他這人很出眾嗎？』

梅花雀答說：『不！我想他沒有什麼出眾，只是他的心腸好，那個圓臉兒怪有趣。他住在自己一間草屋裏，每



天在花園裏工作，鄉間各處都找不到像他這樣可愛的一所花園，其中有多色密集的小花，有紫羅蘭花，有薺，有法國松雪草。還有淡紅色的薔薇。黃玫瑰，紫色番紅花，金色紫色和白色的紫羅蘭。還有漏斗菜，碎米薺，薄荷，野香草，櫻草，鳶尾，水仙，桃色丁香。按時令，不斷的有花開着，這種謝了那種開，所以終年有美麗的東西看，有香味可嗅。

『小漢斯有許多朋友，最要好的忠實朋友是磨房老闆。確實，那磨房老闆對於小漢斯真很忠實，他從小漢斯花園經過，從來沒有不爬過牆去折一大把花，或是一把甜草，要是結果的時期，或裝一袋梅子和櫻桃。』



「磨房老闆常常這樣說：『真正的朋友什麼都是共有的，』小漢斯就點頭微笑，覺得自己有一個思想這樣高尚的朋友，真是十分驕傲。」

「有時鄰居也覺得很奇怪，怎麼這富有的磨房老闆，家藏麵粉數百袋，乳牛六頭，還有一大羣綿羊，也不送給小漢斯一點；只有漢斯不時拿這些東西來，聽着磨房老闆高談真友誼那些怪話，他覺得再沒有更使他高興的了。」

「所以小漢斯總在花園裏工作。春夏秋三季他都很快樂，但是一到冬天，沒有花果拿到市上去買，他就十分受凍受餓了，有時只吃點乾梨或硬栗子就去睡覺。到冬天，他還遭受孤單的苦，因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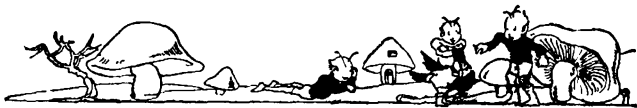


這時候磨房老闆再也不來看他了。

「磨房老闆常常對他妻子這樣說：『下雪的時候，我去看小漢斯是沒有什麼好處的！因為凡人在難境裏，要讓他孤單一些，別去打擾他才好。這至少是我對於友誼的見解，我敢信是對的。所以我等到明春再去看他，他可以給我一大籃蓮馨花，使他自己非常快活。』」

「妻安坐在松木火旁邊的大椅上，答道：『你真替別人想得週到，確實想得週到。聽你談友誼，真是一種教訓。我敢說，牧師也說不出你這些話，雖然他住的是三層洋房，小指上還帶着金戒指。』」

「磨房老闆的小兒子却這樣說：『但是，我們何不叫小漢斯



到這兒來呢？如果可憐的漢斯很苦，我可以把我的粥分他一半，領他看我的小白兔。」

『磨房老闆叫了起來：「你真是個無聊的孩子！我真不懂把你送進學校去有甚麼用處。你似乎什麼也沒有學到一點。假如小漢斯到這兒來，見我們有火爐，有好的喫，有大瓶的紅酒，定會引起嫉妬，嫉妬是最可怕的東西，能毀壞人的天性。我決不能使小漢斯的天性變壞。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我當然要時常看管他，使他不受何種誘惑。況且，如果漢斯到這兒來，他一定要我賒些麵粉給他，這是我做不到的事，麵粉是一件事，友誼又是一件事，決不能混在一起，四個字的寫法就不同，意思更是不同的。人人都知道。」』





「老闖娘聽了，自斟一大杯熱酒喝着，一面說道：「你說得多好呀！我的確想睡了。真像在教堂裏聽道一樣。」

「磨房老闖答說：「許多人做事都做得很好，可是說話說得好的人却少有，足見說話是二者中比較更難的一件，也是比較更好的一件。」說完就很莊嚴地看着桌子那方的小兒子，小兒子這時覺得非常慚愧，垂倒了頭，滿臉通紅，望着茶杯哭泣起來。無論如何他年紀小，你總得原諒他。」

水鼠問道：「這就是故事的收場嗎？」

梅花雀答說：「當然不是，這只是開頭哩。」

水鼠說：「那末你真是時代落伍者了，現下善說故事的人多



從收場開頭，然後再說開場，末了才說中間的故事。這是新方法，全是我那天從一位批評家口中聽來的，那天他正同一位青年在池邊散步。他說得很長，我敢斷定他說的總不會錯，因為他戴着一架藍眼睛，頭頂是亮光光的，只要那青年說句什麼，他總以「呸！」的一聲回答。只是請把故事說下去吧。我非常愛這個磨房老闆。我自己也有各種美好的情緒，所以我倆有種異常的同情。」

梅花雀時用這隻腳，又用那隻腳跳着，說道：「唔，冬天一過，蓮馨花又展開了淡黃色的星朵，磨房老闆就對他的妻子說，要下山去看小漢斯了。」

「他的妻子說：『哎，你的心腸真好！你總是想念到別人。只是



別忘了帶大籃子去裝花喲。」

「磨房老闆就用粗鐵練把風車輪綑定，帶着籃子下山。

「磨房老闆說：「早上好呀，小漢斯。」

「漢斯靠在鏟柄上，滿臉笑容地說：「你早上好。」

「磨房老闆說：「冬天一向怎麼？」

「漢斯叫着：「哎，真的，你問這話真好的，確好。我怕我那時候真苦了一些，不過現在春天來了，我非常快活，花多長的很好。」

「磨房老闆說：「冬天我們常常談到你，不知你怎樣過日子。」

「漢斯說：「這是你們太好了，我還怕你們把我忘了哩。」

「磨房老闆說：「漢斯，你這樣，我真覺得奇怪了，友誼是不會



忘的。這便是友誼的怪處，只是我到怕你不懂生活上的詩意哩，且說你這些蓮馨花真好看呀！

『漢斯說：「的確很不錯，只是我的運氣好，才有這樣許多。我預備把牠帶到市上去，賣給市長的女兒，拿那筆錢把我的小車買回來。」』

『「把你的小車買回來嗎？你是不是說你已經把牠賣掉了？幹這種事，是多麼的蠢呀！」』

『漢斯說：「哎，事實上，我是無法可想，才賣掉的。你知道，我在冬天是背時的，我真是連買麵包的錢多沒有。所以我先是賣去了我禮拜日穿的那件衣服的銀鈕扣，又把我的銀練子也賣了，大煙



斗也賣了，最後才把我的小車賣掉，但是我現在預備把牠們全都買回來。」

『磨房老闆說：「漢斯！我把我的小車給你，好是固然不好；有一邊是壞了的，車輪骨也有些毛病；不過就是這樣，我還不給你。我知道只是我大方，許多人以為我把牠送人，真有些蠢，但我和別人不同。我想大方是友誼的要素，況且，我已經又另買了一架新小車。你放心好了，我把我的小車給你就是。」

『小漢斯說：「唔，這真是你的大方，我不用費什麼事就可以把牠修好，我屋裏有一塊木板。」說時，圓臉上充滿了喜氣。」

『磨房老闆說：「一塊木板！我正想弄一塊來修理我的倉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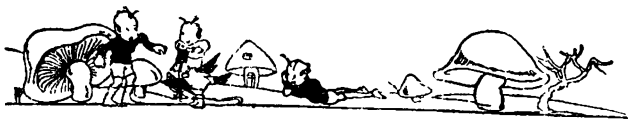


哩。那間房有一個大洞，如果不把牠修好，麵粉全要打溼了。幸虧你說出來！果真是好心必有好報。我既然把小車送你，你就把木板給我吧。小車當然比木板值錢，但是真友誼是不問這些的。請就拿出來，我當天就要去修理倉房了。」

「當然好，」小漢斯叫着，就跑到棚裏去把木板拖出來。

「磨房老闆看着說道：「這塊木板不大，我怕我把倉房頂修好，就沒有剩下來給你修小車的了；但這當然不是我的錯。還有，我把小車給你，我想你當然願意轉送我一些花，籃子在這兒，記着要裝得滿滿的。」

「滿滿的嗎？」小漢斯很愁苦的說，因為那籃子實在其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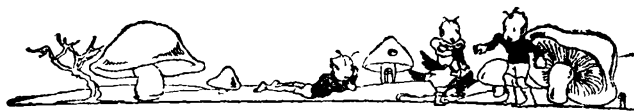


無比，他一看就知道如果把牠裝滿就沒有拿去賣的了，但他又很想把銀鈕扣買回來。

『磨房老闆接口說：「唔，當然咯，我既然把小車給你，問你要一點花兒，我想也不爲過分。我或者不對，但我總想着友誼，真正的友誼是不含任何種自私性的。」』

『小漢斯叫了起來：「我親愛的朋友，我的好朋友，我花園裏的花，你要什麼就拿什麼。我可以改日再買銀鈕扣，先要你不說我壞。」說着就跑去把所有的蓮馨花摘了，裝滿磨房老闆的籃子。』

『「再會吧，小漢斯，」磨房老闆一邊說，就把木板擗着，手裏拿了大籃子，往山上走了。』



忠實的朋友

六八

『小漢斯說：「再會吧！一歡歡喜喜的掘地，他有小車，真高興極了。」

『第二天他正把金銀花籐釘上架去，聽見磨房老闆在街上叫他的聲音。他一步從梯子上跳下來，跑到花園裏，爬在牆上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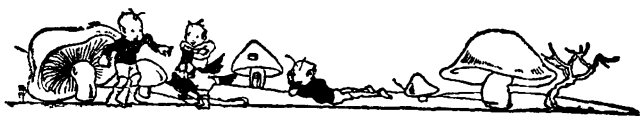
『原來磨房老闆背上擱着一大袋麵粉。

『磨房老闆說：「親愛的小漢斯，你可以替我把這袋麵粉擄到市上去嗎？」

『漢斯說：「哎，我抱歉得很，我今天實在很忙。今天要把蔓籐一起上架，要澆花，還要剪草。」

『磨房老闆說：「唔，真的，我想如果你細想我把我的小車也





送給你，你還拒絕這點兒小事，就太不講朋友了。」

『小漢斯叫了起來：「啊，別說這樣的話，我對世間任何人都  
不願不講朋友的。」說着立刻跑進去拿了帽子，掙着麵粉袋，慢慢  
的走了。』

『那天天氣很熱，路上的灰沙多得可怕，漢斯才走到六里標  
那兒，就走不動了，只得坐下來歇氣。但以他的勇敢，終於掙到了市  
場。在那兒等了一會，他麵粉賣成一筆很好的價錢，立刻走回家來，  
因為他深怕過遲了，路上遇着盜匪。』

『小漢斯臨睡時對自己說道：「今天真苦夠了，但是我很高  
興，我沒有拒絕磨房老闆的囑托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並且他還要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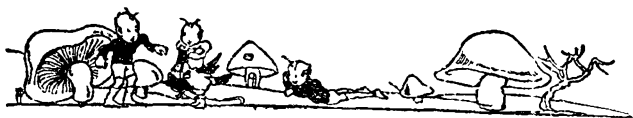
忠實的朋友

七〇

他的小車送給我。」

「第二天一大早，磨房老闆就來拿賣麵粉的錢，小漢斯因爲昨天的疲勞，這時還睡在牀上。」

「磨房老闆說：『你真太懶了，真的要想我把小車給你，你就該勤快一點才好。懶惰是一種大罪，我當然不歡喜我的朋友懶惰。我這樣教訓你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如果我不是你的朋友，我當然做夢也不會說這些話。但是不說真心話，又算得什麼朋友呢？人人都會說好話，討人家的歡喜，但是一個真正的好朋友，常常都是說刺耳的話的，決不顧人難過不難過。確實，如果他是個真正的好朋友，就該這樣，因爲他一定知道這樣做完全是好意。』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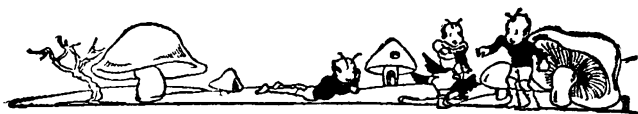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小漢斯揉揉眼，又脫了睡帽，說道：『我很難過，但是我太疲倦了，所以我想多在牀上躺一刻兒，聽聽雀子叫。你知道，我聽過雀子叫，做事也起勁得多嗎？』」

磨房老闆拍着小漢斯的背，拍了幾下，說道：「唔，這樣就很好，因為我要你快些到磨房來，越快越好，來幫我修理倉頂。」

「可憐的漢斯本來極想到他花園裏去做點事，因為他的花已經有兩天沒澆水了，但磨房老闆既然是他的好朋友，他又不願拂他的意。」

「他用一種害羞似的低聲問道：『如果我說我很忙，你會不會以我為不講友情？』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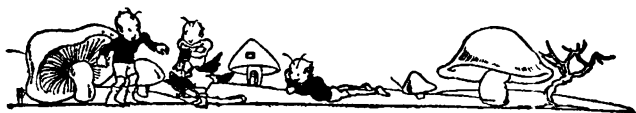
磨房老闆答說：「唔，真的，我想我求你的不爲過分，只想想我要送你的小車哩；不過，如果你拒絕，我就自己去作去。」

「啊！決不能的，」小漢斯叫着，就跳下牀來，穿好衣裳，逕往倉房去了。

「他在那兒做了一天工，一直做到太陽落山，到太陽落山時，磨房老闆才來看他做的怎樣。當用一種欣喜的聲音叫道：「小漢斯，你把頂上的洞補好了嗎？」

「小漢斯答：『完全補好了，』一面爬下梯來。

「磨房老闆說：『再沒有什麼工作，比幫人家做事更高興的了。』」



「小漢斯答說：「聽你談話，真是一種很大的特權，只是我怕我永遠就不會有你這種漂亮的見解。」

「磨房老闆說：「哎！你一定會有的，但是你還應該多喫些苦，這時候，你只有友誼的實習，不久你也就會有友誼的理論。」

「小漢斯問：「你以為我真會有嗎？」

「磨房老闆答道：「我敢相信，但是你現在既已把屋頂修好，就早點回去睡吧，因為我明天還要請你把我的羊趕到山裏去。」

「可憐的漢斯什麼也不敢說，第二天早晨，磨房老闆把他的羊一齊趕了來，漢斯就同羊一齊到山裏去。往返又花了他一天功夫；回到家，疲倦已極，倒在椅上僵睡，直睡到大天亮才醒。」



「在花園裏，我真高興極了，」他說着，立刻就去作事。

『但從此之後，他時常不能看管他的花木，因為他的朋友磨房老闆總是來找他做許多極費時間的事，不然就叫他到磨房裏幫忙小漢斯這時真苦惱了，他深怕他的花木以為他已忘了牠們，但又拿磨房老闆是自己的好朋友那種心理來安慰自己，他常常說，一他要把他的小車給我，這純是一種豪爽的行爲。』

『因此漢斯就時時幫磨房老闆做事，磨房老闆就說一些友誼上動人聽聞的話，漢斯還把他筆記下來，每晚拿出來讀，因為他是個很好的學生。』

『且說一天傍晚，漢斯正坐在火爐邊上，門上忽來一陣很響



的敲門聲。那夜天氣很不好，大風在戶外狂吹怒吼，他起初還以為是風聲。但不多時又敲了二次，三次，一次比一次敲的響。

「總是可憐的過路客，」小漢斯對自己說着，就跑到門口去看。

「原來站在那兒的是磨房老闆，一隻手還提着一盞燈，另一隻手拿着一根粗棍。」叫道：

「親愛的小漢斯，我真倒霉我的小兒子從梯上跌下來，跌傷了，我要去請醫生。但是他住得很遠，今晚天氣又壞，剛才想到你替我去跑一趟，比我自己去好一些。你知道，我要把我的小車送給你，所以你應當報答我，為我做一點事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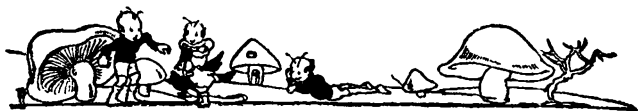
『小漢斯叫着：「當然啦，我非常歡喜你來找我，我立刻就去了。但是你把燈借給我，今晚這樣黑，我怕跌在溝裏去哩。」』

『磨房老闆說：「我很抱歉，不過這是我才買的新燈，如果有什麼意外，那時我就是很大的損失。」』

『「好的，沒有關係，我不用燈也行。」小漢斯這樣叫着，就把他的大皮衣取下來穿上，又戴好紅暖帽，又在頸項上扎了一塊圍巾，立刻動身去了。』

『那是多麼可怕的風暴啊！路上黑得來小漢斯什麼也看不見，風又大，站立都很艱難，但是他很勇敢，走了大約三點鐘功夫，就到了醫生家裏，連忙敲門。』





「醫生叫道：「是誰呀？」把頭從臥室的窗口伸了出來。

「『是小漢斯，醫生呀！』

「『小漢斯，你要什麼？』

「『磨房裏的兒子從梯上跌下來跌傷了，磨房老闆請你去。』

「『好吧！』醫生說着，就叫人備馬，穿上大皮靴，點了燈，這才下樓來，騎上馬往磨房那兒去，小漢斯慢慢在後面跟着。

「風暴越來越凶，雨也傾盆直下，小漢斯簡直看不見自己走在那兒，更跟不上馬。最後，他迷了路，在沼澤邊亂走，那地方非常危險，四處都是深穴，漢斯就落下去淹死在那兒了。第二天有幾個牧



羊人才發現他的屍身浮在池上，把他拾回他的草屋來。

『他很聞名，所以人人都來參加他的葬典，而磨房老闆才是最主要的哀悼人。』

『磨房老闆說：「我是他的好朋友，只有我應當佔好一些的地方；」所以他就穿着一件黑長衫，走在送葬人的最頭一個，時時都用手巾揩着眼睛。』

『葬儀完畢，衆人安坐在棧房裏，一面喝香酒，一面吃甜糕，中有一個鐵匠說：「小漢斯對於人人，確有一種大大的損失」』

『磨房老闆答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於我總是一種大損失，喏，我把小車給了他多好，現在我真不知拿牠如何處治才好了。我家裏東



西還多着，這東西又破得不堪，如果拿去賣，也賣不出什麼錢，我的確要小心一些，以後別再給人什麼東西了。豪爽總是倒霉的。」

隔了好一會兒，水鼠才說：「呃？」

梅花雀說：「唔，完了。」

水鼠問：「磨房老闆後來怎麼下場呢？」

梅花雀說：「啊！我的確不知道，而且我敢說我也不願注意這些事。」

水鼠說：「這明明是你天性上缺少同情心。」

梅花雀說：「我怕你還沒有明白這故事的教訓哩！」

水鼠叫道：「什麼？」

忠實的朋友



忠實的朋友

八〇

『教訓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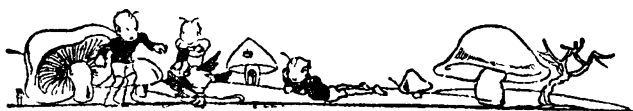
『你的意思是說，這故事有什麼教訓嗎？』

『正是呀。』

水鼠怒道：『唔，真的，我想你應該在未說之前告訴我。如果你早告訴我，我也會像那位批評家一樣說聲「呸」！不管，就現在說了吧。』於是他「呸」的大叫了一聲，搖搖尾巴，鑽進洞裏去了。

母鴨過後幾分鐘游了來，問道：『你如何歡喜這水鼠呀？他有許多好處，不過在我這方面，我有我做母親的心理，看着這樣一個頑固的獨身漢，我就忍不住要流眼淚。』

梅花雀答說：『我恐怕我得罪他了罷，事實是我同他講了一



個含有教訓的故事。」

母鴨說：「啊！這實在是危險的事。」

我也非常贊同她的話。

忠實的朋友



## 馳名的火箭

皇子要結婚了，所以人人都似乎露出歡欣的神情。他已經等了新娘一年，終於等到了。她是一位俄國公主，一路從芬蘭來都是坐六隻馴鹿拉的雪車，那雪車的形狀像一隻天鵝，公主就坐在天鵝的翅間。她的貂皮衣一直拖到脚跟，頭上戴着一頂銀絲織物的小帽，臉色極蒼白，像她歷來所住的那所雪宮。打從街上過，人人都覺她蒼白得有些奇怪。『她正像一朵白玫瑰！』他們這樣叫着，就從露台上拋些花朵在她身上。



王子正在城門口迎她。他生着一雙作夢似的紫眼睛，頭髮像是純金作的。他見她來，就跪下一膝，吻她的手。

他喃喃地說道：『你的像片很美麗，但你本人比像片還要美麗；』說完小公主的臉就緋紅了。

有一個年輕僕人對他身邊的人說道：『她先前像一朵白玫瑰，現在却像一朵紅玫瑰了；』朝廷上的人聽了這話，個個都很歡喜。

後來三天，人人都說，『白玫瑰，紅玫瑰，紅玫瑰，白玫瑰；』皇帝又下令那個僕人該得雙倍薪俸，他根本就不拿薪俸，所以於他也無甚好處，但從此人人都認爲是一種極大的光榮，而且天天登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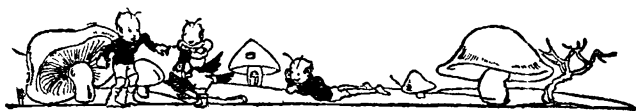
在宮內公報上面。

三天過後，就慶祝婚禮了。這是一次大典，新娘新郎手挽着手，在一個小明珠繡成的紫絨華蓋下走着。又開宮中大宴，歡飲至五小時之久，王子和公主坐在大廳的頂上，用亮水晶的杯子對飲。只有真正的愛人能用這個杯子喝酒，否則如果是一對假愛人，嘴一觸着牠，就立刻變成灰色，再也不清亮了。

小僕人說：『他倆明明非常相愛，像水晶一樣分明！』皇上又叫加他的薪俸。臣僕們無一個不叫着，『多光榮呀！』

歡宴後，又開跳舞會。新娘新郎一對跳玫瑰舞，皇帝答應他自己來吹笛子。他吹的很難聽，但沒有誰敢向他說這話，因為他是皇





帝的確，他只知道兩個樂譜，他這時吹的那一個，也令人莫明其妙；但這是沒關係的，只要是他吹的，人人都叫着：『妙呀！妙呀！』

節目單上最後一個節目是大放焰火，要到半夜才舉行。小公主一生從來沒有看過焰火，所以皇上命皇家焰火師在她婚禮那天來。

一天早晨，她正在庭園中散步，向王子問道：『焰火是什麼樣兒呀？』

皇上向來是歡喜替別人答話的，當下答道：『有點像北極光那樣，只是更自然一些我自己是拿牠們比天上的星兒的，等會兒你一看就會知道，正像我吹的笛子一樣巧妙，你非看看不可。』



所以在御花園後，早就豎了一個高架，皇家焰火師才把一切安排好，焰火們就談起話來了。

一個小鞭爆叫着：『世界確實很美麗，只看那些鬱金香，喏！如果他們也變成爆竹，就不會這樣可愛了。我很歡喜我能常常旅行。旅行能使思想進步，並可以打消一個人的成見。』

一個大柳花火說：『御花園又不是世界，你這傻小子，世界是個大地方，三天才能走得遍。』

一個多感的旋轉烟火，他從前有一個愛人送他的杉木箱，常常誇耀着自己的破碎的心；於是說道：『你愛的地方便是你的世界，不過，於今愛已經不時髦了；詩人已經把牠抹殺了。他們寫着愛，



不知寫了多少，人也不再相信了，我也不覺得驚異，真正的愛人是多痛苦的，沉默的。我記得曾有一次——不過現在已經可以不說了，浪漫史總是一種過去的東西。」

柳花火這樣說：『無聊！浪漫史是不會死滅的，像月亮一樣，永遠存在。例如這新娘和新郎，他兩人就很相親相愛。我今年從一個黃紙藥莢聽來的，他同我住在一個抽屜裏，又知道朝廷上最近的新聞。』

但是旋轉烟火只搖搖頭。『浪漫史早死滅了，浪漫史早死滅了，浪漫史早死滅了。』她喃喃地儘管說。她以為把一件事重覆說他許多遍，那件事就能成為真理的。



突然間，總先一聲乾咳，大家都四面看了一陣。

那是一個傲慢的高火箭的聲音，他的身子網在一根長棍上。他要說什麼，聽見乾咳幾聲，圖引起人家注意。

說『噯！噯！』他說時，人人都在聽他；唯有那可憐的旋轉烟火仍搖着頭，繼續喃喃地說着『浪漫史早已死滅了。』

有一個爆竹叫了起來：『秩序呀！秩序呀！』他是政客一類的人，常在地方選舉中活動，所以學會了國會派的口氣。

『完全死滅了，』旋轉烟火這樣低語着，就睡覺去了。

正當完全沉寂無聲的時候，火箭又咳了第三聲嗽，開始說起話來。他說話的聲音很慢，字音咬的很清，似乎他是在背誦什麼東



西，一面不時還看看他談話的對方。的確他的舉止很出衆。

他說：『皇子的運氣真好，他正在我出發的這天討老婆。的確，如果日子定得早些，那可就不幸了；不過個個王子都運氣好的。』

小鞭爆說：『活大爺！照我想的却完全不同，我想我們是托王子的福，才得釋放哩。』

他答道：『在你或者真是這樣，我也不懷疑，只是在我就完全不同了。我是個很馳名的火箭祖上就很有名的，我的母親是當時最出色的旋轉烟火，她的跳舞很有名。她在人前獻技的時候，共打了九個迴轉才出去，每轉一次，就在空中拋下七個紫色的星花。她的直徑有三尺半，而且是用最上等的火藥做的。我的父親是一個



像我一樣的火箭，並且出於法國血統。他飛的高不可及，人多怕他不會落下。他雖天性很好，而他依然會撒下許多極漂亮的金雨。報紙上對於他的批評都用許多嫵媚的辭句，皇宮公報還稱他爲「火箭術的大成。」

一個色花火說：『焰火，你是說焰火罷，我知道是焰火，因爲我見我自己的火藥包上是這樣寫着的。』

火箭用一種嚴肅的口氣說：『噯，我說焰火，』色花火覺得非常受欺，就威嚇小鞭爆，表示他仍不失重要腳色。

火箭繼續說：『我是說，我是說——我是說甚麼呀？』

柳花火答說：『你在說你自己的事，』



『當然咯，我知道我被這樣無禮的人打斷了話頭，當時是正談着極有趣的事呢。我最恨無禮和鹵莽這一類的事，因為我很敏感。我敢說，世間再沒有別人比我敏感了。』

爆竹對柳花火說：『敏感的人是怎樣的？』

柳花火低聲回答：『是脚上生着鷄眼，歡喜踩別人的脚趾那種人。』爆竹忍不住竟要大笑起來。

火箭問道：『喂，你笑甚麼？我多沒有笑。』

爆竹答道：『我笑，因為我快活。』

火箭答道：『這真是一種極自私的理由，你有什麼權利快活？你應當想着別人，至少，也得想着我。我時常都想着我自己，我希望



人家也對我這樣，這便是所謂同情。這是一種很好的德性，我具備得十分完善。例如，假使今晚我有什麼長短，對於大家，當是多麼的不幸啊！王子與公主也不會再快活了，他們的結婚生活也就從此毀壞了；至於皇帝，我曉得他也是受不下去的。真的，我只要想到我自己是如何的重要，我就要流眼淚了。」

柳花火叫起來：『如果你想給別人快樂，你最好還是別哭，稀溼的弄乾燥了才好。』

色花火這時心情好了，竟大叫起來道：『的確，這只是常識罷了。』

火箭又怒氣沖沖的說：『的確是常識！你忘了我是非常的人，





很馳名的人。喏，沒有想像，人人都能有常識，但我是有想像的，因為我對於一切都不照他原來那樣去想；我總是想到許多不同的方面。至於說把我自己弄乾燥一些，就可見這兒沒有人了解多情的性格。幸虧是我，我到不在意。使人生活下去的第一要件，要算是覺得別人十分低賤那種意識，這種感覺，乃是我日日修養着的。但你們沒有那一個有心，你們還在這兒想着作樂，似乎王子和公主並沒有結婚似的。』

一個小發光氣球叫着：『唔，真是的，爲什麼不這樣呢？這正是最快活的時候呀，我飛上天去，一定全告訴星兒聽。你看好，我同他談到那漂亮的新娘時，看好他們閃爍放光罷。』



馳名的火箭

九四

火箭說：『啊！多淺薄的人生觀呀！但是我早料到是這樣的。你只不過空空兒一無所有罷了。啫，或者王子和公主到鄉下去住，或者那兒有一條很深的河，或者他們只生了一個兒子，像王子一樣生着美髮紫眼的兒子；或者那一天他同保姆出去散步，或者保姆跑到大樹下睡覺；或者那孩子就落在河裏去淹死了。這就該多麼的不幸呀！可憐人，連獨兒子還要丟掉！真是太可怕了！我決定受不住的。』

柳花火說：『但是他們並沒有把獨兒子丟掉呀，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幸。』

火箭說：『我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不幸，我只說他們或者會



有罷了。如果他們已經丟掉了他們的獨兒子，再說什麼也沒用處，我最恨那些潑了牛奶再來哭的人，但是我每想到他們或許會把獨兒子丟掉，我就感動了。」

色火花叫道：『你的確是這樣的！的確的，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易感動的人。』

火箭說：『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鹵莽的人，你不明白我同王子的友誼。』

『啫，你根本不了解他，』柳花火叫了起來。

火箭答說：『我又沒有說我了解他，我敢說，如果我了解他，我不要做他的朋友了。了解朋友，是一件極危險的事。』



發光氣球說：『你真是最好把自己弄乾燥一點吧，這是很要緊的啊。』

火箭說：『我並懷疑，這件事於你是很要緊的，但是，如果我歡喜哭，還是要哭的。』說着就真哭出淚來，從棍子上直流，好像雨點似的，幾乎打濕兩個小甲蟲，小甲蟲們正想一起造一所住宅，正在找乾燥一些的好地方。

旋轉烟火說：『他須得一種真正的浪漫精神才好。因為他只有在那兒毫無理由的亂哭。』說着又嘆了口長氣，想着那杉木箱。

但是柳花火和色花花火氣極了，一齊用力叫着：『笨蛋！笨蛋！』他們都是極講實用的人，反對什麼事物，他們總叫着笨蛋。



月亮跟着起來了，活像一個銀殼；星兒也放了光，宮中傳來一陣音樂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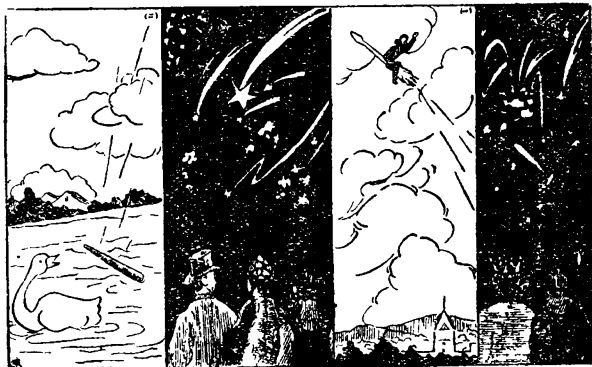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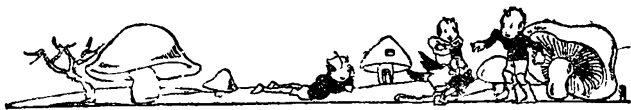
王子與公主領導跳舞。他們跳得極好，高高的白水仙花也在窗口偷瞧，紅色的大罌粟花也在點頭打拍子。

打過十點，十一點，十二點，才到午夜，人們多走出庭園來，皇上把焰火師也早叫到了。

皇帝說道：『就放焰火吧！』焰火師低低的鞠了一躬，到花園後邊去。他有六個手下人，每人手裏都拿着一根長火把。

這的確是一種壯觀。

呼呼！旋轉烟火一路迴轉着去了。蓬蓬！柳火花又去了，跟着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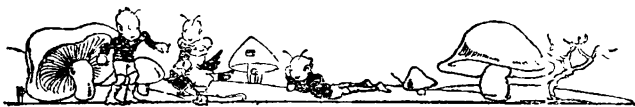


馳名的火箭

火

烟

鞭爆們就在四處亂舞，色火花使一切都變成了紅色。『再會吧！』發光氣球叫着就飛上了天，撒下許多藍色的小火花來，兵兵爆竹們答着腔，正玩得起勁。除了馳名的火箭，人人都很成功了。他哭得一身濕透，再也飛不上天。他全身最好的是火藥，現在火藥全給淚打濕了，一點用處也沒有。他的可憐的親友們，素來除訕笑一二聲，



決不理睬的人，現在都像開着火星兒的金花一般，飛上天去了，好呀！好呀！全宮的人都這樣叫着；小公主也快活得笑個不住。

火箭暗自說着：『我想他們大概是把我留下來，等回兒大熱鬧時再請我出馬，一定是這樣的。』他因之更得意了。

第二天，工人來收拾東西，火箭說：『這一定是個代表，我要搭點架子才好；』所以他就把鼻子翹起來，繃着眉頭，彷彿在想什麼了不得的大事。但是他們看也不看一眼，直到走時，才有一個人看見他，叫着：『嚇囉！好一個壞火箭！』他順手就把他擲過了牆，落在溝裏。

他飛在空中時向自己說：『壞火箭？壞火箭？不可能的！怪火箭，



他一定是說怪火箭。壞和怪的聲音是差不多的，的確有時簡直一樣；』說着就跌進汗泥裏。

他說：『這兒不很舒服，但無疑的這是一種時髦的海濱別墅，他們送我來休養的。我的神經有些不好的，確須要休養。』

一個生着綠寶石眼穿着綠斑衣的蝦蟆游到他面前來。

癩蝦蟆說：『我看，這是一個新來的客人哩！唔，任什麼人也不會歡喜汗泥的。下點雨，有個池塘給我，我就快樂了。你看下午會下雨嗎？我當然希望牠下，不過天這樣青，一點雲也沒有。真糟透了！』

『噯噯！』火箭說着，又咳起嗽來。

癩蝦蟆叫了起來，說道：『你的聲音真不錯呀！確實像嗶嗶的





叫聲，囔囔的聲音當然是世間最好的音樂，晚間你可以聽我們的音樂演奏。我們坐在農夫屋邊那個老鴨池裏，月亮出來的時候，我們就開場了，那才真迷人哩，人人晚間都會睡在牀上聽我們唱的。昨天我才聽見農夫的老婆對他說，因為我們，她夜裏一刻兒也睡不着。一個人能這樣馳名，真是高興。」

火箭怒氣沖天地說：『噯！噯！』他一句話也插不進去，真氣極了。

癩蝦蟆繼續說：『的確是一種好聽的聲音，我希望你到鴨池那邊來。我要看我的女兒去了。我有六個很美麗的女兒，我深怕她們遇着梭魚。他完全是個惡鬼，一定會把她們當作早餐害了的。唔，



再會吧！我同你談得很痛快。」

火箭說：『真是談話嗎！一直都是你在說話，這算不得談話。』

癩蝦蟆回答：『有的人是應該聽的，我歡喜都是我說，這又經濟時間，又免發生爭論。』

火箭說：『但是我歡喜爭論呀。』

癩蝦蟆很慇懃的說：『我希望你別這樣罷，爭論是極下流的事，因為在上流社會裏，人人的見解多是一樣的。再說一次再會了；我到那邊看我的女兒去了；』說完癩蝦蟆就游着去了。

火箭說：『你真是個討厭的人，並且教養也太壞。我在自己想像這樣談着自己的時候，最恨像你那樣一直談着自己的人。這便



是我所說的自私；自私是一種最可憎的東西，尤其對於像我這種性情的人，更是討厭，因為我素來以同情馳名的。事實上，你可以拿我做個榜樣；像這樣的榜樣，找也不容易找的。現在你如果有機會，就該自己努力上進，因為我要回皇宮裏去了。我在宮裏是個寵兒；王子和公主昨天都托我的福行了婚禮。你只是個不見世面的鄉愚，當然不會知道這些事。」

一隻蜻蜓坐在棕色蘆葦尖上，說道：「同他談話是沒好處的，因為他已經早走了。」

火箭答道：「唔，這是他的不是，不是我的不好，我不能只因為他不留心，我就不對他說。我歡喜自己聽自己談話。這是我最高興



的一件事。我常常對我自己作很長久的談話，而且我還聰明得有時自己也一句不懂。」

「那末你該去教授哲學才是，」蜻蜓說着，就展開一對可愛的薄紗似的翅兒，飛到空中去。

火箭說：「他不留在這兒，真是多蠢呀！我敢說，他從來沒有得到這種教誨的機會。但我是不在意的。像我這樣的天才，終有一天被人了解的。」說着他又在汗泥中陷深了一些。

隔了一會兒，有一隻大白鴨游到他面前來。她生着一雙黃腿，兩隻有蹼的腳，她那種搖擺而行的姿態，還認為是極美麗的哩。

她這樣說：「咖！咖！你的樣兒多古怪呀！我問你是怎麼生出



來的？還是偶然生成這樣的呀？」

火箭說：『你明明是不見世面的鄉下人，否則你就一定知道我是什麼人。不過我可以恕你的愚昧，你聽我說，我能飛上天空，再撒着金雨下來，使你覺得驚訝的。』

鴨子說：『我到不看重這些東西，因為我根本不明白這於人有什麼用。喏，如果你能同牛一樣耕田，同馬一樣拉車，同犬一樣守羊，那還有點意思。』

火箭用一種極傲慢的聲音叫道：『我的好人，我看你是個下等人。像我這樣地位的人是不講什麼用處的。我們有許多特別藝能，足夠得很。我對於實業是沒有什麼興趣，至少對於你所說的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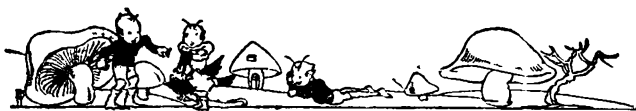


些實業，我看不起。我歷來的意見就是這樣，苦工只是無事可做者之避難所。」

鴨子的性情和善，素來不同人爭吵，所以說道：「唔，唔，各人有各人的趣向，無論怎麼，我想你老是預備長住在這兒吧！」

火箭叫道：「噯，不是啊！我只是一個旅客，一個不平常的旅客罷了，事實上，已經覺得這地方討厭了，又不鬧熱，又不閑靜，實在只是鄉間罷了。我就要回皇宮裏去的，因為我的命生來是要在世間做點驚人事業的。」

鴨子說：「我從前也有一次想加入社交界生活，但有許多事物應該改革，我的確在一個集會上出席的，我們通過改革許多不



滿意的事但沒有什麼實在的效力。我現在是隱退了，想料理料理家務。」

火箭說：『我天生是過社交生活的，我的親友們，就是很低賤的，多是這樣。只要我們一出來，馬上引起人的注意。我自己還沒有出過馬，但如果我出來，必定受人擁載；至於說隱退，每每使人易老，並且使人心灰意懶，再也沒有什麼遠大的思想。』

鴨子說道：『啊！遠大的思想，多妙啊！這使我想起肚皮十分餓了；』說完又叫着『咖，咖，咖，』泅到下游去了。

火箭說：『回來！回來呀！我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哩，』但鴨子理也不理他，他自言自語道：『他走了，我也歡喜，他是個十足的中



馳名的火箭

一〇八

等階級人物！』說着又在汙泥裏陷深了一些，這時候，突然有兩個穿白衣的孩子跑到溝邊來了，手裏拿着一把壺，還有些木柴。

火箭說：『這一定是代表來了，』又裝起神氣活現的樣兒來。有一個孩子叫道：『哈囉！看這根髒棍子！我真不懂是那兒來的呀；』他就把火箭從溝裏拾了起來。

火箭說：『髒棍子！不能的！他一定是說金棍子。說金棍子到很有禮。他一定把我錯看作宮裏的大官了！』

另一個孩子說：『讓我們把牠放在火裏吧！多一把火燒這壺也好。』

因此他們就把木柴架起來，把火箭放在頂上，點着了火。





火箭說：『這真不錯，他們在白天讓我走，人人才能看見我』  
他們說：『我們現在去睡罷，醒來水就開了；』他們就睡在地  
下，合上了眼。

火箭很濕，所以燒了很久才燒着。最好，算把他引燃了。

『現在我要走了！』他說着就伸直了腰。『我知道我一定比  
星還飛得高，比月亮還高，比太陽還高的確的，我要飛得很高，那末

嘶！嘶！他就一直衝上了天，

他說：『快活呀！我永遠都要這樣，我多麼得意呀！』  
但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他。



馳名的火箭

一一〇

嗣後，他覺得混身都奇痛起來。

他叫道：『現在我要爆發了，我要轟動全世界，要大響一陣，嚇得人人一年不敢說話。』他真爆發了。蓬蓬蓬！火藥爆發了。這是無疑的。

但一個人也沒有聽見，就連那兩個孩子，也熟睡了。

以後他剩下的只是一個棍子，落下來，正打在往溝邊散步的鵝背上。

鵝叫起來：『好天爺！不下雨，到下起棍子來了；』說着立刻鑽進水裏去。

『我知道，一定會一鳴驚人的，』火箭喘了一口氣，就熄滅了。



## 少年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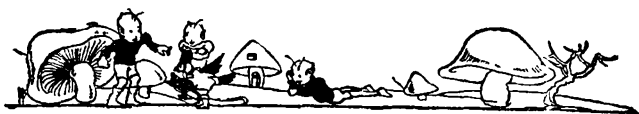
在行加冕禮的第一天晚上，少年王獨自坐在他那間華麗的臥室裏。他的臣僕向他低低鞠躬，都走開了，照歷來行加冕禮的慣例，一齊到皇宮的大廳，去聽禮儀教授演講去了；因為其中有許多還很不懂禮儀而充當一個臣僕，我無須多說，這樣自然是很不合格的。

那孩子——他的確是個孩子，目前才十六歲——看他們走開，也並不覺得有什麼難過，只長嘆了一口氣，欠伸一下，就倒在一



張繡花大椅上，躺在那兒，眼睛張着，嘴也開着，活像一個棕木林裏的半羊半人形之牧野神，又像一隻才被獵人打着的森林兒獸。

老皇帝的獨女的兒子，是同一個出身微賤的人偷養的——有人說，是個異鄉人，靠吹笛的怪魔法迷着公主，公主就愛上了；又有人說，是個利密里的藝術家，公主待他非常慇懃，或者竟可說是太慇懃了，突然在城裏失了蹤——他生下來才滿七天，在他母親睡着的時候，由人偷偷抱走了，送給一個農夫的妻子，原來那家無兒無女，住在很遠的一個森林裏，離城有一天多路程，至於公主，據皇宮裏的醫生說，原因是氣急，又據別人猜，是用一種攙在香酒裏的意大利毒藥，才醒轉來一小時內，就死了，由一個忠僕把嬰兒載



在鞍轡上，僕人剛才從倦馬上下來，敲着那家牧羊的窮人的門，公主的屍身就放進在荒地掘好的墳裏，那墳在城外，據說裏面還葬着一個人，是個極漂亮的青年，兩手反綁在背後，胸部還有許多傷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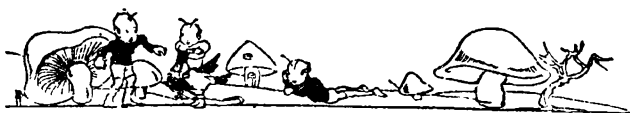
至少，以上所說的是許多人常常耳語着的話。那老皇帝在臨死的時候，或是良心發現，覺得過去實在是自己的罪惡，或是爲要皇室永傳一家，就把那孩子找回來，在廷上公佈爲他的正嗣。

似乎他才出世的一刻兒，就表現愛美的熱情，注定影響他的畢生。那些伴他到一所宮殿裏去的人，常說他才看見爲他預備的那些衣服珠寶，就怎樣歡喜得叫起來，似乎快樂得忘了形，立刻把



穿在身上的皮襖皮褂脫下來擲了。他的確失去在森林時那許多自由，時常要參與每天多次令人討厭的朝會，但這奇怪的皇宮——據他們叫作快樂宮——屬於他的皇宮，似乎對於他又是一個新世界，使他很歡喜；只要他能逃出會議廳或朝駕殿，立刻就跑下那兩邊立着銅獅子的雲母石梯，這屋走到那屋，穿廊入戶，好像是在美中尋止痛的針，尋治病的藥那種人一樣。

照他說，在他這種探尋的程途上——的確，對於他是異地的旅行，陪伴他的是一些瘦小的美髮宮僕，穿着飄動的外衣，繫束着好看的緞帶；但多半是他獨自一個，他由一種直覺，或竟是一種預卜，覺得藝術的祕密，最好祕密的去追求，美是像智慧一樣的，愛那



孤獨的崇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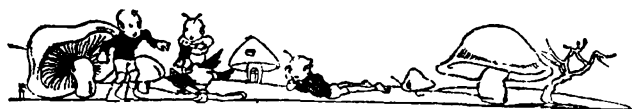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期，他就有許多奇怪的事。據說，有一個來演講全城人民之福利的邑長，看他很虔敬的跪在一幅由威涅市才買來的大畫之前，神情好像禮拜什麼的天神。又一次，他失蹤了幾小時，經過好久的搜尋，才發現他在宮內北方一個小塔內一間小屋裏，好像失了神似的，呆看着一尊由希臘寶石鑲成的阿多尼斯像（Adonis 是愛神 Venus 所愛的人）。據傳聞，當時他把他的嘴唇緊壓在這古像眉上，這像是因建橋在河邊土堤上發現的，上面還刻着哈垂因的奴隸的名字。他曾經花一晚功夫，看那月光下恩地米翁的銀像。



各種稀世值價的東西對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，爲要取得這些東西，派出不少的商人，有的到北海邊去，同漁夫做琥珀交易，有的到埃及去找青寶石，這種寶石只有皇墓中才有，價值無比，有的到波斯去買絲地氈和花陶器，有的到印度去買薄紗，買紅象牙，買透明石，買玉珠，檀香木，藍瑛瑯，和上等羊毛圍巾。

但最關心的要算加冕那天穿的袍子，金絲織的袍子，紅寶石鑲的王冠，真珠作連環的王節。的確，今晚他想的便是這些，他睡在華麗的躺椅上，眼望着火爐上漸漸燒去的松木。衣服的圖樣是由最有名的藝術家製的，幾月前已經呈給他看過，當時就下令叫工人日夜加工趕作，還指派到全世界找尋配得上牠的珠寶。他在幻





想中，見自己穿着華麗的王服，站在禮拜堂的高祭壇上，孩子氣的嘴角邊流露着微笑，黑林似的眼裏也發生一種光輝。

隔了一會，他站起來，靠在火爐的雕花披屋上，四面看着光線陰暗的屋中。壁上全掛着華麗的掛帷，代表美之勝利。一隻角上，放着一嵌瑪瑙和藍寶石的印字機，對窗口有一個箱子，裝着金粉塗的鏡板，上面放着一些維尼丁琉璃的杯子，和黑紋碧玉的杯子。牀氈上繡着淡罌粟花，好像隨手拋在上邊似的，絲絨華蓋上鑲着象牙雕成的蘆草，上面插着一把駝鳥羽，一直觸到磨光的銀天花板。一個青銅笑菩薩頭上頂着一面光滑的鏡子。桌上放着一只紫水晶的碗。



窗外，他可以看見教堂的高頂，在陰暗的屋頭上，像水泡似的一層層堆着，疲乏的哨兵在河邊隱霧的平埔上來回踱着。遠處，在花園裏，有夜鶯的叫聲。一陣陣茉莉花香從窗口吹進來。他把棕色的捲髮梳往頭後，順手拿起一枝笛，手指便在孔上起伏着。他沉重的眼皮垂下了，滿身覺得非常疲倦，在以前，他從來沒有這樣親切或這樣愉快地感到美物的魔力與神祕。

鐘上敲過午夜，他的宮僕們進來，很有禮貌的爲他脫了外衣，灑些玫瑰香水在他手上，枕邊也爲他放了一些花幾分鐘後，他們離了房，他就睡着了。



睡着後他就做了一夢

他覺得自己站在一間矮小的房間裏，房中有許多織機呼嚕辟拍的響着。憔悴的日光從鐵窗口射進來，照出幾個彎着腰做事的織工的瘦容。面容蒼白，病態畢現的孩子們彎着腰坐在車機上。梭子穿過絲線，他們便把沉重的狹板拉起來，梭子停下來，又把狹板放下去，將絲編裝在一起。這些人臉上都露出饑餓的神情，手也戰慄無力的。還有許多憔悴的婦人坐在桌邊縫衣裳。屋裏有一種怪氣味。空氣極醜，牆上滿是汗穢潮濕的斑痕。

少年王走到一個織工面前，站在他身邊看他。

織工怒目看他一眼，說道：『你看着我幹嗎？你又是主人派來



看我們的密探嗎？」

少年王問道：「你們的主人是誰？」

織工很悲傷地說：「我們的主人！他也是同我們一樣的人的。確，不同的只有這點兒——他穿好衣，我們穿破布，我們餓死，他們家裏酒肉太多，正嫌臭着哩！」

少年王說：「這地方是自由的，你們又不是別人的奴隸。」

織工答道：「戰爭時，強者就要弱者作奴隸，在和平時代，有錢人就要窮人作奴隸，我們非作工過活不可，他們給那點兒低賤的工資，我們直接只有死路一條。我們成天爲他勞苦，他們都在櫃子裏堆金子，我們的孩子都只有夭逝，我們所愛的面容，也都變成了



可怕的惡像。我們榨葡萄，別人喝酒。我們種穀，而家裏一粒穀都沒有。雖然眼看不見，我們實在戴着枷鎖；雖然人叫我們自由，我們實在是奴隸。」

王子問道：「個個都如此嗎？」

織工答道：「當然個個都如此，無論年輕的、年老的，女的、男的，無論未成年的孩子或飽受生活打擊的成人，都是如此的。商人把我們壓倒，我們就得聽他的指揮。牧師只會數着念珠走過，誰也不理我們。在我們沒有太陽的街上，睜着餓眼爬進來的是「貧窮」，濕臉的「罪惡」便緊隨在她後面。早晨驚醒我們的是「苦難」，夜裏陪伴我們的是「羞辱」。但這些東西於你有甚麼關係呢？你



不是同我們一樣的人。你的神氣太快活了。」他怒冲冲地把臉轉了過去，又在機上拋着梭子，少年王這才看見上面全繞着金線。

他恐怖極了，連忙對織工說，『你們織這件衣裳是誰的？』

他答道：『是少年王加冕時穿的，於你有什麼關係呢？』

這時，少年王大叫了一聲醒來，啊！他仍在他的臥室裏，從窗口，他看見蜜色的月亮掛在迷霧的空中。

他立刻又睡着，又做了一夢：

他覺得自己坐在一艘大木船的甲板上，由數百個奴隸搖槳駛行。船主坐在他身邊一張地氈上。他全身烏木似的黑，頭布是鮮紅色的絲巾。大銀耳環掛在耳珠上，手裏拿着一架像牙秤。



奴隸們全裸着身體，只圍一塊腰布，一對對的用鎖鏈套住。也不顧烈日曬在身上，只在梯口奔忙，不時還要挨幾皮鞭，他們伸出瘦手，在水中推着重大的槳，水花便在槳邊流去。

後來，他們到了一個港口，就預備進海峽停船。岸上吹來一陣微風，船面便鋪滿了紅土灰。三個騎着野鹿的亞刺伯人用長槍投來，船主就拿出一枝花箭，射中一個的咽喉。他落在浪裏，其餘的看  
着便逃走了。一個戴着黃面紗的婦人，騎在駝駱背上慢慢走過去，不時回過頭來看那屍體。

他們下了錨，停了船，黑奴們就到艙裏去，拿出一架繩梯來，下面掛着極重的鉛錘，船主把繩梯放下，兩頭擊在兩根鐵柱上。黑奴



們就把最年輕的一個抓住，開了他的鎖，用蠟油封好他的耳鼻，更在他腰部繫一塊大石頭。他慢慢爬下繩梯，就沉到海底去了。沉下去的地方，浮上幾個氣泡，其餘有幾個奴隸很稀奇的看着。船頭上，又有一個引迷沙魚的人，很單調的打着鼓。

隔了一會兒，下水的人上來，緊緊攀住繩梯，右手拿着一顆珍珠，黑奴們一把搶了過來，又把他推下水去。黑奴們就靠在槳上打起磕睡來了。

他上下幾次，每次上來，必定拿着一顆極好的珍珠。船主把牠們稱過一次，才放進一個綠皮小袋裏去。

少年王想說話，但舌頭緊貼住天顎，嘴唇也不能動。黑奴們嘖





哩咕嚕的鬧着，爲一串珠子爭吵起來。兩隻鷺鷥繞着船飛來飛去。

下水的人又上來，這回拿來的珍珠比奧馬茲（在波斯灣，以產珍珠馳名——譯者）一切珠子都好，形似滿月，比晨星還白亮許多，但他的臉蒼白極了，立刻便倒在甲板上，五官都流出鮮血。戰慄了一陣，便再也不動了。黑奴們多聳了聳肩頭，把屍身拋下海去。船主笑了一陣，走過來，才看見那顆珍珠，便拿來放在額上，鞠了一躬。說道，『這顆珠子可用在少年王的王節上，』說完就吩咐黑奴們起錨。

少年王聽見這話，大叫一聲，醒過來，見窗外已是晨光熹微，星光漸漸黯淡了。



他又睡着了，又做了一夢：

他似乎在一个昏黑的森林裏慢游，林中滿是怪果，和美麗的毒花。他走過腹蛇身邊，腹蛇嘶嘶的叫着，樹枝間，鸚鵡叫着，一面飛跳。巨龜在熱土上貪睡。樹上盡是猴子和孔雀。

他走了又走，走出森林，就看見一羣人在乾河的土堤上勞作。他們好像螞蟻一般地擁上峻巖，在地上掘了深坑，便爬進去。有的用巨斧劈石；有的在沙中摸索。他們連根拔起仙人掌來，在紅花上踐踏。他們忙做一團，推推嚷嚷，無一個偷懶的。

「死」和「貪」在一個洞中暗處看着他們，「死」便說道：『我倦了；再把他們給我一個，給我第三個，就讓我走吧。』



少年王



一三七

少年王做着第二次的梦



但是「貪」却搖搖頭。她回答說，『他們都是我的僕役哩。』

「死」又對她說，『你手裏拿着什麼？』

她答說：『我有三顆穀子，於你有什麼關係呢？』

「死」叫了起來：『給我一顆，我拿去種在我的園裏；只要一顆，我就去了。』

「貪」說：『我決不給你什麼的，』便把手藏在衣襟下。

「死」便笑了一陣，拿了一隻杯子，放到一池水裏，便把「瘡疾」取了出來。她在人羣中走了一轉，就弄死第三個人。一陣冷霧跟着她，水蛇也在她身邊同行。

「貪」見又死了第三個人，便捶着胸膛哭泣起來。她敲着磬



瘠的胸部，一面大叫着，『你又把我第三個僕役殺死了，你回去吧，韃靼的山裏正有戰事，兩邊的國王都請你快去。阿富汗人把黑牛殺了，出兵開戰，他們用矛子刺盾牌，身上穿着鐵甲。我這山間有什麼關係，你不是不該在這兒活動嗎？去罷，以後別再來了。』

「死」答說，『不行，還是要你給我一顆穀子，我立刻就走。』但「貪」把手更捏緊了一些，一面咬牙切齒，喃喃的說，『我決不給你什麼的。』

「死」便笑了一陣，拿起杯子，又拿一塊石頭，拋到森林裏去，『寒熱』便成爲火焰，從一叢毒草那兒出來了。她行經羣衆之間，碰着一個便死一個。踏過的草地也多立刻枯黃了。



「貪」戰慄起來，拿些灰放在自己頭上。叫着：『你真殘酷，你真殘酷啊！印度許多城裏在鬧饑荒，撒馬利亞的井多乾了（耶穌曾在此井邊向人要水喝——譯者）埃及也有許多城市鬧着饑荒，蝗蟲從荒地飛來，尼羅河也潰決了，教士們只咀咒生殖神和判官。你須到那地方去，把我的僕役們留下給我罷。』

「死」答道：『不行，還是要你給我一顆穀子，我立刻就走。』

「貪」却說：『我決不給你什麼的。』

「死」又笑一陣，吹了一陣手指，一個女人就從空中飛來。這女人前額寫着瘟疫二字，有一羣瘦鷹圍在她四週，她用翅膀覆了山間，那兒的人就死得一個也不剩。



「貪」一路叫着，往森林中跑去，「死」便跨上紅馬，飛馳而去，急馳得比風還快。

山下泥濘中爬出一些生着爪牙的龍和一些可怕的東西，豹才在沙地上徘徊着，鼻孔高翹在空中亂嗅。

少年王便哭了，一面說道：『這是些什麼人他們在這兒找甚麼？』

一個人站在他身後說：『找王冠上的玉，』

少年王便動身走，就見一個穿着預言家衣裳的人，手裏還拿一面銀鏡。

他的臉也蒼白了，只說：『爲那一個國王呀？』



預言家答道：『在這面鏡子裏，你自己去看他吧。』

他望着鏡子，見自己的臉這時就大叫一聲醒了，才見太陽滿屋，雀兒在花園中樹上叫着。

御前侍臣和朝上大官都進來，參拜了他，宮僕把他的金絲朝服取來，皇冠和王節也放在他面前。

少年王看看這些東西，的確很好看。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的東西。但是他記起他的夢，便對臣僕們說：『把這些東西拿開吧，我不穿了。』

臣僕們都很驚訝，有的因想他開玩笑，竟大笑起來。





但他說話很莊重，又說：『把這些東西拿去藏起來，別給衆看見罷。雖然今天是我的加冕日，我仍不要穿牠。因爲這件衣服是在「悲愁」的機上，由「痛苦」的手織出來的。這玉中有「鮮血」，珠裏有「死」。』說完他又把三個夢講給他們聽。

臣僕們聽他說過，相視低語，都說：『他一定痴了；夢不只是夢，幻不只是幻罷了？決非人應當關心的實事。爲我們勞苦那些人的命，與我們有何關係哩？一個人，看過耕種，就能不喫飯，見過釀酒人，就能不喝酒嗎？』

御前侍臣就對少年王說，『陛下！我請你拋開這些惡念，穿上這件朝服，戴上這頂皇冠吧。否則如果你不穿戴皇帝的衣帽，人民



少年王

一三四

怎知道你是皇上呢？」

少年王看看他，問道：『真的嗎？我不穿皇上的衣服，他們就不知道我是皇上嗎？』

御前侍臣叫道：『是呀，是不會知道呀。』

他答說：『我以為有人生來是皇帝像的，你說的或者不錯。我還是不穿這件朝服，戴這頂皇冠，但我既未到皇宮裏，那兒我還是要去的。』

他就叫他們出去，只留下一個僕人伴着他，這僕人比他小一歲。他只把他留在身邊伺候他，在清水中沐浴後，就打開一個花櫥，把他在山上看羊羣時穿的皮襖皮掛取出來，穿好之後，手裏又把



趕羊的棍子拿了。

小僕人睜大了一雙藍眼，很驚異的，微笑着對他說：『陛下！我只見你穿衣執節，你的皇冠呢？』

少年王就攀折露台上野荊棘，摘了一枝，彎成一個圓圈，戴在自己頭上。

他說：『這就是我的皇冠。』

他穿着這身衣服從臥室裏出來，走到大殿上去，那兒早有許多貴族等候他了。

貴族們就開起玩笑來，有的竟向他叫道：『陛下！人民等着皇帝去，你却要他們見一個乞丐，』別的也多惱怒了，大家說：『他簡



直羞辱吾國，愧爲我主。」但他一字也不回答，只往前去，走下了雲斑石的梯，過了紫銅門，就騎上馬，向教堂馳去，小僕人在他身邊跟着跑。

人衆多笑了，並說：『騎馬去的一定是皇上的滑稽家，』他們竟向他開起玩笑來。

他勒住馬，便說：『不，我就是皇上哩。』他又把三個夢講給他們聽。

這時人羣中就走出來一個人，很焦愁的走過來對他說：『陛下！窮人全靠富人活着呢，我們皆出於君之賜，食君之祿，固然替暴主效勞是很苦的，但無主可侍，其苦尤甚。我主不能向購物者謂一



勿買虛價之物，」向售物者謂「勿售虛價欺人，」請速返皇宮，衣紫服而來！」

少年王說：『富人同窮人不是弟兄嗎？』

那人答道：『哎！富的弟兄，只是該應二字。（該應因妒殺其弟亞伯——譯者）』

少年王滿眼含着淚，在人羣嘶嚷中馳過，那小僕人竟害怕得逃了。

他才到教堂的大門，兵士們便把斧戟伸出來當住去路，並說：『來做甚麼的？除皇上而外，任何人不許進來的。』



他就露出怒容，對他們說：『我就是皇上，』他推開斧戟，大步走了進去。

教主見他穿着牧羊人的衣服，就很驚異地從寶坐上站起來，走到他面前，對他說道：『孩子，這是皇上的衣服嗎？我用什麼王冠給你戴，用什麼王節給你握呢？當然，今天是你應當快活的一天，但也不是亂鬧的一天。』

少年王說道：『快樂能穿「憂愁」穿過的衣服嗎？』又對他講了那三個夢。

主教聽了，立刻繃起眉頭，對他說：『孩子，我是個老人，在我這暮年時期，我知道世間的惡事多得很。凶惡的盜匪出山來，把小孩



子搶去買給摩爾人。獅子躺着等過路客，撲駱駝，野熊把山間的稻一起連根拔了，狐狸又來咬山間的果樹。海盜橫行海上，燒焚漁船，掠奪漁網。鹽地裏還有那麻瘋人；住在破茅草房裏，誰也不敢挨近他們。乞丐在城裏徘徊，和狗類一起嗅東西。你能使這些事沒有嗎？你能和麻瘋人同牀，和乞丐共坐嗎？獅子能聽你的命令嗎？野熊能服從你嗎？這不是創造悲苦的「他」比你聰明得多嗎？我稱贊的，不是你做這種事，我勸你回宮去，打開笑顏，穿上皇上穿的衣服，我就好替你加上金的皇冠，賜你真珠鑲的朝節。至於你的夢，別再想了。這世界的重負，一人是擔當不了的，這世界的煩惱，一人是承受不了的。』



少年王說道：『你在這房裏說這種話嗎？』說着，走過教主身邊，爬上祭壇的塔梯，站在基督像前。

他站在基督像前，左右手都拿着滿金銀的祭盒，裝着黃酒的聖餐杯，裝着聖油的罇。跪在基督像前，神壇上的蠟燭照得十分光亮，一縷青煙，直升上圓圓的屋頂，叩頭祈禱，穿着華服的教士們都走下祭壇來。

突然街上傳來一陣喧嘩，許多貴族，頭上插着羽毛，身邊拖着刺刀，更拿着鋼製的盾牌，一齊走了進來，叫着，『做夢的傢伙在那兒？穿得像乞兒的皇帝在那兒？羞辱我們國家的人在那兒？我們當然要殺了他才行，他沒有資格統治我們。』





少年王又叩頭禱告，禱告完畢，才站起來，很憂愁地四看着他們。

啊！花窗口射進了一線陽光，照在他身上，就成了一件金絲朝服，比定製的那件華服還好得多。枯木枝開了花，朵朵水仙比真珠還白。乾枯的荊棘也開了花，朵朵玫瑰，比紅玉還紅。比真珠還白的是那些水仙花朵，花桿也是光亮的銀子。比紅玉還紅的是那些玫瑰，花葉也是金葉片。

他穿着皇服站在那兒，神壇的門開了，從供台上嵌的水晶邊，射來一種神祕的怪光。他穿着皇服站在那兒，上帝的榮光照滿各處，聖像在雕刻的壁龕裏好像也在動了。他穿着皇服站在他們面



前，風琴裏傳出了音樂聲，號手吹起號來，歌手也唱歌了。

人民全體敬畏的跪下，貴族們連忙插好刺刀，行了臣服之禮；主教的臉也蒼白了，手也戰慄着。『比我所加的冕更偉大啊，』他說着就在他面前跪了下來。

少年王這才從高高的祭壇上下來，從人羣中走回家去。這時無人敢看他一看，因為他的臉完全是一個天使的容貌。



## 星孩兒

從前有兩個樵夫正從一個大松林過路回家。在冬季很冷的一天晚上，地上、樹上都堆着很厚的雪。路邊的樹枝，兩面都給霜打了。遇到瀑布，才看見她懸在空中動也不動，原來她同冰王親了嘴。

天氣是那樣的冷，連禽獸都不知如何才好。

狼夾着尾巴，在樹林中跛行着，怒說：『這真是鬼天氣。政府怎麼不管呀？』

綠色梅花雀唧唧的叫着，『呢！呢！呢！老地死了，他們已經用白



壽衣把她裹好了。』

斑鳩互相低語着：『大地要結婚了，這是她穿的婚服，』他的小腳兒早已凍壞了，但覺得對一切作浪漫觀，才是自己的本分。

狼大聲叫了起來，『胡說！我告訴你們，這全是政府的錯處，如果你們不相信，我就喫掉你們。』狼很有實用的頭腦，辯論是總不會輸掉的。

天生來就是哲學家的啄木鳥說，『唔，在我這方面，我是不用原子說去解釋什麼，用情是怎麼，就是怎麼，現在真冷得可怕呀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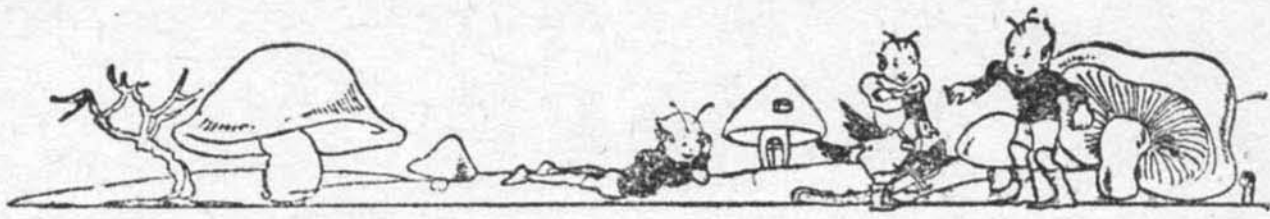
天氣確實冷得可怕。住在高樅樹裏的小栗鼠互相摩鼻子取暖，兔子們捲縮在洞裏，頭都不敢伸出來。最高興的，似乎是生角的



大貓頭鷹，毛都凍硬了，但他們不管，只轉着那雙大黃眼睛，在森林中叫着，『叱呢！叱呢！叱呢！叱呢！叱呢！大氣多好呀！』

兩個樵夫一面走，一面儘呵着自己的手指，鐵釘鞋在雪塊上一步步的踹。有一次，石頭太滑，兩人跌進一個坑裏去，爬起來就像滿身沾了麵粉；又有一次，在厚層冰的濕地上滑了一交，把柴也打散了，只得一根根的拾起來，重新紮好；又一次，他們迷了路，簡直害怕得了不得，因為他們知道雪對於睡在她臂中的人是極殘酷的。但他們想着保護旅人的聖馬丁，又重行打起勇氣動步走去，終於走出了森林，看見山下他們住的村子裏已經有燈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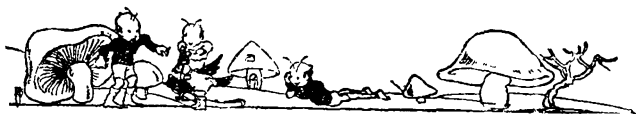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候，兩人如同死裏逃生一般的快活，竟自大笑起來，大地



了火燈有經已下山見看林森了出走

對於他們，好像只是  
銀的花，月兒也像金  
的花了。

可是，笑完之後，  
他們又想起來了，原  
來想到自己的貧窮，  
有一個就對另一個  
說，『我們明明知道  
生命是爲富人而不  
是爲我們這種人的，



爲什麼還要作樂呢？真是在森林裏凍死或者被野獸撲過來咬死還好些哩。」

他的同伴就說，『真的，有的人得的太多，有的人得的太少，不公平把世界分成了兩個，除了憂愁，世間沒有平分的東西。』

正在他倆訴着窮的時候，以下這件怪事就發生了。原來從天上落下了一顆極美的明星。那星從天邊落下，經過許多星兒，他們正驚訝的看着，似乎就落在一叢柳樹背後，離小羊欄不出一箭遠的那兒。

『嚇！誰找到一定是一個金壺，』他們這樣叫着，就拔步飛跑過去，想得金子的心都極盛。



有一個跑得快些，趕過了另外那個，穿過柳樹林，到了樹林那邊，白雪上的確有一樣金的東西。因之他就急忙跑過去，站下來用手一摸，原來是一件金緞衣服，滿繡着星兒，包成了一團。他立刻就同伴叫過來，說是他找着了天上落下來寶的寶貝，同伴走過來，兩人就坐下來，打開包裹，預備打開衣包，均分金塊。但是，啊！根本就沒有什麼金子，銀子，什麼財寶多沒有，只有個熟睡的嬰兒。

其中一個就說：『這真是希望的破滅，什麼好運都沒有，一個孩子於人有什麼好處呢？我們就離開這兒走吧，我們是貧人，自己還有小孩子，連自己喫的都不夠。』

但他的同伴却對他說，『不對的，把小孩子丟在這兒凍死，總





不是好事，雖然我同你一樣窮，米只有一點兒，還得食用幾個月功夫，但我還是把他領回去，叫我的老婆養他。」

因此他就很和善地把孩子抱起來，用衣服包好，不讓冷風吹着他，一面就走下山來，回村裏去，至於他的同伴，看着他這種蠢態，這種軟心腸，覺得非常古怪。

他們才到村裏，他的同伴就對他說，『你既然要這小孩，就把衣服給我，因為我是有份在內的。』

但他却對他說：『不行，這衣服既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是這孩子自己的啊，』說着他就祝了他一路平安，回到自家門口敲門。他的妻子開了門，見她的丈夫平平安安回來，就雙手抱住他



的頸子，連吻了幾次，這才幫他放下背上的柴，又替他刷靴子上的雪，叫他進來。

他却對她說，『我在森林裏找着一樣東西，帶回來要你照管哩，』他仍站在門口不動。

她叫道：『是甚麼呀？給我看看吧，這屋子空無所有，我們正須許多東西哩』就把衣服拉開，給她看那熟睡的孩子。

她就喃喃地說，『糟極，好人啦！我們自己的孩子還不夠，你還要弄一個來坐在火爐邊嗎？誰又知道他不會帶贅我們，使我們倒運呢？我們怎樣養他呀？』她就此同他鬥氣起來。

他回答道：『不啊，這是一個星孩兒哩，』說着，便把拾得他那



時的怪事講給她聽。

但她仍嘲笑他，怒氣沖天的對他說，叫着：『我們的孩子還沒有麵包，難道還要給別人的孩子喫嗎？誰肯照顧我們？誰肯給我們東西喫呀？』

他說：『不啊！上帝就連麻雀都是照顧的，給他東西喫的。』

她反問道：『麻雀沒有在冬天餓死的嗎？現在不是冬天嗎？』  
男的無話可答，只站在門口不動。

森林裏來了一陣冷風，刮到門口，使她戰慄起來，她才對他說：『你難道不關門嗎？屋裏吹進了這樣冷的風，我冷呀。』

他反問道：『心硬人的屋子，不是總有冷風吹來的嗎？』女的



就不說什麼，各自爬到火爐邊去了。

隔了一會兒，她轉過來看看他，眼裏滿噙着淚。他便立刻走過來，把孩子放在她手裏，她便吻了他，把他放在最小那個孩子睡的搖籃裏。第二天，樵夫拿出那件怪金衣來，放在箱子裏，那孩子頸上掛着一串琥珀珠，也由他妻子取下來放在箱裏。

從此星孩兒就同樵夫的孩子們一同長大，同食同游。一年年過去，一年比一年出落得更俏，所以住在那村的人都覺得驚訝，因為其餘的人又粗又黑，只有他又嫩又白，活像象牙雕成一樣。那捲髮兒，也像水仙花圈兒似的。嘴唇像紅花瓣，眼睛像清溪邊的紫羅蘭，身體像未經刈除的草原的水仙。



可是美却害了他。他因此非常驕傲，暴虐，自私。樵夫的孩子，村裏別人的孩子，他多輕視，他罵人家是賤種，他自己出身高貴，是從星兒裏迸出來的，他就自命主人，叫人家做他的僕役。他對於窮人瞎子跛子殘廢人，非但毫無憐恤的心腸，還用石頭打人家，趕人家到大路上去，叫人到別處去要飯，所以除了幾個無法無天的人之外，別人決不再到這村裏來乞食的。確，他自己給自己的美迷住了，他嘲笑那些軟弱的，難看的，還要笑罵別人；他愛他自己，每到夏天，風靜的時候，他便躺在教士果園裏的井旁邊，向井中看着自己的俏臉兒，顧影自憐，有時竟快活得大笑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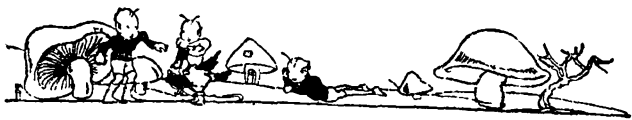
樵夫兩口子常責罵他，說，『我們待你，不像你待那些可憐無



救的人一樣，你爲什麼對可憐人那樣凶狠啊？」

老教士也常叫他去，想教他愛人愛物之理，總對他說：『蒼蠅也是你的弟兄，別害牠。野雀兒在林裏叫，也有他們的自由。你不可爲自己取樂就去捉他們，蚯蚓田鼠也都是上帝造的，各有他們的地位。你到底是甚麼人，要在上帝的世間作惡呢？就是牧場裏田中的牲口也讚美上帝呀。』

但星孩兒不理他們的話，只蹙額，嘲笑一陣，又領他的同伴去耍子了。他的同伴都跟從他，因爲他又漂亮的，又走的快，會跳舞，會吹笛，又會玩音樂。只要星孩兒領他們到那兒，他們便到那兒，星孩兒要他們做什麼，他們便做什麼。他用棒刺田鼠的眼，他們便笑，他



用石頭打麻瘋人，他們也笑。無論什麼事都由他爲首他們的心腸也變硬了，甚至同他一樣了。

一天，有一個可憐的叫化女子從村裏過路。她的衣服襤褸不堪，一雙腳，也因走了崎嶇道路，竟流血了，樣子十分難看。因爲疲倦，便在一顆栗樹下坐着歇氣。

星孩兒才看見她，就對他的同伴說，『看呀！那顆好看的綠葉樹下坐着一個醜醜的叫化婆。走我們去趕，她太難看太討厭了。』因之就走到她的面前，用石頭打她，嘲弄她，她只用恐懼的眼光看着他，視線一點也不動。這時樵夫正在小樹林劈木頭，見星孩



兒幹的事，就跑過來罵他，對他說：『你真是心硬如石，毫不知道憐憫之情，這婦人於你有何過錯，要你這樣欺負她？』

星孩兒氣得滿臉通紅，用腳蹬着地說，『你是什麼人，要你來管我！我不是你的兒子，該聽你的話。』

樵夫說：『你說的不錯，只是我在森林裏收留你的時候，是因爲可憐你呀。』

那婦人聽見這話，就叫一聲，昏了過去。樵夫連忙把她扶到家裏，由他的妻子照管了多久，才醒過來，樵夫便在她面前擺些酒肉，勸她安心食用。

但她一點也不喫，一點也不喝，只對樵夫說，『你不是說，這孩





子是在森林裏拾來的嗎？從今天算起，是十年前的事吧？」

樵夫答道：『不錯，正是在森林裏拾來的，是在十年之前。』

她便叫着：『你拾他那時，身上有什麼東西沒有？他頸上是不是戴着一串琥珀珠兒？包着他的是不是一件繡着星兒的金緞衣服？』

樵夫答道：『全有的，你說的一點兒不差。』說過他就從箱裏把琥珀串和衣服取出來給她看。

她才看見，就歡喜得哭了起來，說道：『他是我在樹林裏失了的小兒子呀。我求你就去把他喚來，我爲找他，已經走遍世界了。』

所以樵夫兩口兒便出去叫星孩兒，對他說：『進屋來吧，快來』



看你的母親，她在等你哩。」

他滿心又驚又喜的跑進來。但才看見坐在那兒等他的她，便輕蔑的大笑起來，只說，「怎麼，我的媽在那兒？我只看見這叫化婆呀。」

那女的就回答他說，「我就是你的媽。」

星孩兒怒道：「你說這話大概是瘋了，我決不是你的兒子，你只是個叫化婆，又醜，又髒。所以說，快些走吧，別讓我再看你這樣醜臉。」

「不能啊，你的確是我的兒子，我在森林裏失了的呀，」她這樣叫着，便跪了下來，雙手伸向他，求他過來。「強盜把你偷了去，要



把你弄死，我一看你，我就認得，這些記念的東西，我也認得的，確是這琥珀串和金緞衣。所以我求你過來吧，我爲找尋你，已經走遍世界了。跟我走吧，我的兒，我須要你的愛啊。』

但星孩兒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，關緊了他的心門，這時候，除了那女人爲痛苦而哭的悲啼，就一點聲息也沒有了。

最後他又對她說，說時聲音極冷硬無情。他說，『假如你真是我媽，最好還是去吧，別來羞死我了，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，不是叫化婆的兒子。所以就走吧，別讓我再看見你罷。』

她叫着，『唉！我的兒呀！就是我走之先，你也不吻我嗎？我爲找你，真受了不少的罪啊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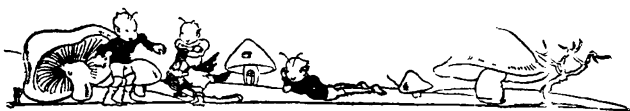
星孩兒却說，『不行的，你太髒了，與其吻你，不如去吻毒蛇和蝦蟆。』

女人只得站起來，很淒涼的哭着走了，星孩兒看見她走，就高興起來，又跑到同伴那兒，想同他們玩去。

但他們才看見他走來，便一起嘲弄他說，『哎，你真同癩蝦蟆一樣髒，像毒蛇一樣討厭。走開吧，我們不要你一起玩了。』說着他們就把他趕出花園。

星孩兒蹙了額，暗自說道，『他們對我到底說些甚麼呀？讓我到井邊去照照，看看我的俊臉兒怎樣縹緲了。』

他就走到井邊一照，哎喲！這怎麼着的？他的臉竟像蝦蟆的臉，



身上也同毒蛇一樣長着鱗了。他立時倒在地上，哭泣起來，並且對自己說，『這一定是我犯了罪才如此的。因為我不認親娘，還把她趕出去，在她面前傲慢無禮。我一定要走遍天涯去找她，找不到她我決不停止。』

樵夫的小姑娘走到他身邊來，手扶在他肩上，對他說，『你不好看有什麼關係哩？同我們住在一起好了，我不會嘲弄你的。』

他却對她說道：『不能的，我對我的母親太凶暴了，這是由犯罪得來的懲罰。我非去不可，我要走遍世界，找到她，恕了我的罪才好。』

因之他就跑到森林裏叫喊，請他母親過來，但沒有回答。他整



整喊了一天，到晚上，便睡在樹葉鋪成的牀上，禽獸都飛開去，因為他們都記得他的暴虐，除了看守他的蝦蟆，和慢慢爬過的毒蛇，那兒就只他自己一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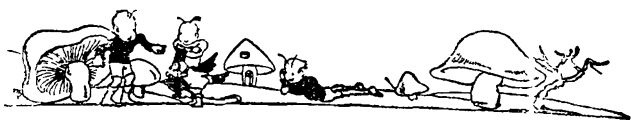
早晨起來，胡亂摘了些苦果兒喫，就從林中走去，一路上傷心的痛哭着。無論遇見誰，都問着可曾碰見他的母親。

他對田鼠說，『你能到地下去，告訴我，我的媽在那兒嗎？』

田鼠却對他說，『你搗瞎了我的眼，我怎知道呢？』

他對梅花雀說，『你能在高頂飛行，能看全世界，告訴我，你能看見我的媽嗎？』

梅花雀對他說道，『你把我的翅兒也剪了作樂，我怎能再飛



呢？

又對獨住在棕樹上的小栗鼠說，『我的媽在那兒呀？』

栗鼠對他說，『你殺了我的媽？難道你還要殺你自己的母親

嗎？

星孩兒只得哭着低下了頭，求上帝一切造物恕他，仍在森林裏走，找尋那女叫化。第三天，他才出了森林，到得那邊一個平原上。

他每經過一村，孩子們就嘲弄他，用石頭打他，莊稼人連牛欄裏都不給他睡，說他會把穀物弄髒，他模樣兒又醜，雇工們都趕他走，誰也不可憐他一些兒，雖然有了三個年頭之久，他在世界各方漂泊，曾眼看自己的親娘在路前行走，常常喊她，追她，到尖石把



他的脚刺出了血，才覺察着是夢幻，無論什麼地方都打聽不到他媽的行蹤了。路上的人，誰也不說曾經看見他的母親，或看見像他母親的人，反而作弄他，使他更增愁感。

他在世間飄零了三年，因他當時的驕傲，爲他自己造就那個沒愛沒情的世間，飄零了三年。

一天傍晚，他到一處靠河的城門口，那城牆很堅固，他雖然已經非常疲倦，雙脚也疼痛難忍，他還是要進城去。但守門的衛兵把刺刀橫下來攔住他，惡狠狠的對他說：『你進城幹什麼？』

他回答道，『我是來找我媽的，請准我進去吧，她或者在城裏





哩。」

但他們只嘲笑他，有一個捻着黑鬚，放下盾牌，向他叫道：『老實說，就是你媽看見你，也不會高興的看你這樣子，比泥溝裏的癩蝦蟆還不如，在山上爬的毒蛇還比你俏一點。滾你的吧。滾吧。你媽不在這城裏。』

另一個手執杏黃旗的對他說，『你的媽媽，是誰你爲什麼找她呀？』

他就答道：『我媽是個叫化子，同我差不多的腌臢樣兒，我從前待她不好，請准我進去，若是她在城裏，找到她，她或者會饒恕我的。』但他們不答應，還要用矛刺他。



他正背過身子哭泣，就走來一人，身穿鍍金花甲，盔上繡着飛獅，走過來便問那些士兵，要進城的是誰。他們便對他說，『是個化子，叫化婆的兒子，我們已經把他趕走了。』

他笑着喊道：『別這樣，我們把這髒東西賣給人去做奴隸，拿錢來還可以換一杯甜酒哩。』

這時就有一個面目猙獰的老頭兒走過，却說道，『這價錢我出了買去，』他付了錢，一把拉住星孩兒，帶往城裏去。

走過好幾條街，就得到一道圍牆口，牆上有柘榴樹掩着。老人用個碧玉圈兒碰一碰門，門便開了，兩人同下了五級銅塔，到了一個園裏，那兒滿種着黑罌粟花，放着泥燒的綠罐兒。老人從小衣裏



掏出一條絲巾來，紮在星孩兒眼上，推他往前，手巾兒又解下來的時候，星孩兒才發覺自己在一間土牢裏，牢裏點着角燈。

老頭兒用一個木盤盛了些麵包皮，放在他面前說『喫吧，』又用一個杯子裝了些污水，也放在他面前說『喝吧，』他喫過了，老頭兒便出去，臨行把門關上，用鐵索拴了。

那老頭兒是最刁滑的非洲術士，跟一個住在尼羅河畔皇墓裏的人學過魔法，他到第二天，走進來，蹙額對他說，『在異教徒城門附近一個森林裏，有三塊金子。一塊是白金，一塊是黃金，還有一塊是赤金。今天你去幫我把白金拿來，如果拿不來，我就打你一百鞭。快些去，太陽落山的時刻，我在花園門口等你。你且去把那塊白



金拿來，否則當心喫苦，你是我的奴隸，我花一碗酒的價錢把你買來的。」他就用絲巾又綑了星孩兒的眼睛，把他領過屋內，穿過罌粟花園，上了那五級銅梯。用圈兒把門打開，就把他送到街上去。

星孩兒走出城，到術士告訴他的森林裏來。

這林子，從外邊看來極好，似乎裏面定有許多歌鳥，所以星孩兒就快快活活的走進去，但是他無論走到那兒，地上都有茨藜和荆棘圍住他，尋麻刺他，薊子也用尖刀刺他，他簡直可憐萬狀。術士要他拿的金子，他從早尋到午，從午尋到晚，四處都找不着。日落時，他就回家去，一路上想，命運待他真太壞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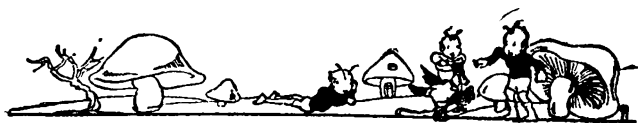


但他才到森林邊界，就聽得樹叢裏有哀叫之聲。他這時竟忘了自己的憂愁，跑回那地方，才見原來一隻小兔兒落在獵人的陷阱裏了。

星孩兒很可憐牠，就把牠放了，一面對牠說，『我自己也不過是個奴隸，但我竟可以給你自由。』

兔兒回答牠說：『你給了我自由，要我拿甚麼轉送你哩？』星孩就對牠說，『我正要找一塊金子，但到處多找不着，我找不着，回去要挨主人打的。』

兔子說，『跟我來吧，我知道那東西藏在那兒，並且爲什麼藏在那兒的原因，我也知道。』



所以星孩兒就跟兔子走去，啊！才到一顆橡樹穴口邊，就看見要找的金子正放在那兒。他就此快活已極，拿了金塊，便對兔子說，『我爲你做的事，你報答我的已經多了，我對你的慈和，你報答我的不止百倍了。』

兔子說，『不是這樣說，只要你怎樣待我，我總怎樣待你，』說着牠就很快的跑走了，星孩兒才轉步回城。

這時候，城門口正坐着一個麻瘋人。臉上蓋着一塊灰帕，眼睛好像火炭一般通紅。他見星孩兒走來，便敲着木碗，搖着鈴子，大聲向他叫道，『給我一個錢吧，我要餓死了。他們把我趕出城來，誰也不憐恤我一些兒。』



星孩兒便叫道，『唉！不幸我袋裏止有一個金塊，不拿回去交給主人，主人便會打我，我是他的奴隸呀。』

但那麻瘋人又央告他，請求他，星孩兒就發了慈悲心，竟把那塊白金給他了。

到術士家裏，術士給他開了門，領他進來，就對他說，『那塊白金拿來了嗎？』星孩兒回答，『沒有拿來。』於是術士就抓住他，痛打一頓，又拿個空盤叫他『喫』，拿個空碗叫他『喝』，說完又把他打進土牢裏去。

第二天，術士又來對他說，『假如今天你不把那塊黃金拿來，我一定把你當奴隸看待，打你二百鞭。』



因之星孩兒便到森林裏去，找那塊黃金，找了一天，到處多找不着。日落時他就坐下來哭泣，正哭泣時，被他從陷阱裏救起來的兔兒却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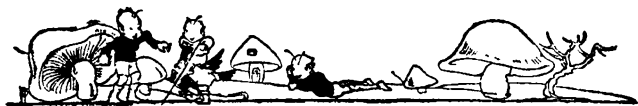
兔兒就對他說，『你爲什麼哭？你在這林子裏找甚麼？』

星孩兒答說，『我找一塊藏在這兒的黃金，假如我找不着，我的主人就要打我，拿我當奴隸看待。』

兔子叫道：『跟我來，』便往森林裏跑去，到一個水池旁邊，才站下來。原來黃金就在池底。

星孩兒說，『我應當怎樣感激你才好？啊！你救我，這已經是第二次了。』





了。  
兔子說：『沒關係的，你會可憐過我，』這樣說着，便很快的跑

來，又跪下向他叫着：『給我一個錢吧，我快餓死了。』  
星孩兒取了黃金，裝在袋裏，急忙向城內走來。麻瘋人才見他

給主人，主人便要打我，拿我當奴隸看待。』  
星孩兒便對他說，『我袋裏只有一塊黃金，而且不拿回去交

但那麻瘋人百般的哀求他，又動了星孩兒的惻隱之心，竟把  
那塊黃金給了他。

他回到術士家裏，術士給他開了門，領他進去，便對他說，『那  
塊黃金拿來了嗎？』星孩兒對他說，『沒有拿來。』於是術士就抓



住了他，痛打一頓，架上鎖鏈，又把他打進土牢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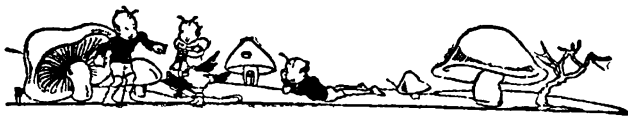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術士又來對他說，『如果今天你把那塊赤金替我拿來，我就放你自由，如果不拿來，我一定把你殺死。』

因之星孩兒便到森林裏，找那塊赤金，找了一天，到處多找不着。傍晚他就坐下來哭泣，正哭泣着，小兔兒又來了。

兔兒對他說，『你要找的那塊赤金，就在你背後那個洞裏，別哭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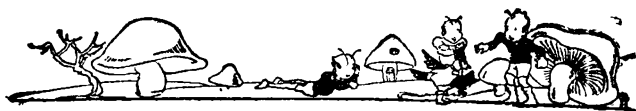
星孩兒便說，『我應當怎樣感激你好啊，你救我，這已經是第三次了。』

兔子說：『沒關係的，你會可憐過我，』這樣說着，很快的跑了。



星孩兒進了洞，在洞底找着那塊金子，他把牠放在袋裏，急忙向城裏來。那麻瘋人看見他來，就站在路中，向他叫道，『把那塊赤金給我吧，我快要餓死了。』星孩兒又可憐他，又把赤金給他，對他說，『你比我更需要牠。』但他心裏依然很難過，因為他知道歹運正等着他。

但是，看啊！他走進城門的時候，衛兵們都打恭行禮，一面說着，『我們的主多麼好看啊！』又一羣老百姓也跟着他直叫，『世間決沒有這樣好看的人啊！』星孩兒聽見，反而哭泣起來，暗自說：『他們還要嘲弄我，拿我的不幸來開心。』這時擁來的人極多，使他迷了路，走了一陣，到了一個大廣場，皇宮便在那兒。



宮殿開了門，許多教士和大官都出來迎接他，伏在他身前，一面說着，『陛下便是我們所期待的王，先王的兒子。』

星孩兒就回答他們道，『我不是什麼王的兒子，我只是個叫化婆的兒子。我知道我奇醜，你們爲什麼要說我好看呢？』

身穿鍍金花甲，盔上繡着飛獅的那人便拿起盾牌來叫道，『我王爲什麼說自己不好呀？』

星孩兒一照，啊，他的臉又同當初一樣，美姿又復元了，並見自己更有從前不曾見過的許多美點。

教士和大官們便跪下來，對他說。『從前有位先知說過管治我們的人今天要來。所以，請我王戴上這項皇冠，拿了這個王杖，以



正義慈悲爲我們的君王吧。』

但他對他們說，『我不值得什麼，因爲我從前虐待我生身之母，我找不着她，得不着她的饒恕，我是決不休止的。所以請讓我走吧，雖然你們把王冠王杖都拿來給我，但我必得再走遍世界去尋她，不能耽擱在這兒。』他說着，就轉眼往通城門那條街看，啊，他突然就看見，在圍着兵隊的人羣中，他的母親叫化婆站在那兒，旁邊站着起先坐在街邊的麻瘋人。

他快活得大叫起來，就立刻跑過去，跪下來吻他母親腳上的傷痕，用淚洗那些傷痕。就在灰地上磕着頭，好像心膽俱碎的人那樣痛哭着，看他母親說：『媽呀！我驕傲時虐待了你。我失意時，要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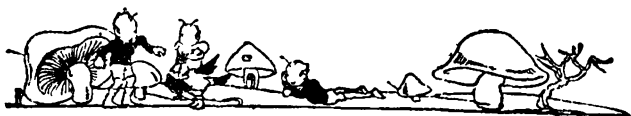


罷。媽呀，我給你的，是憎恨，你給我愛吧。媽呀！我拋棄了你。現在仍舊要你的兒子吧。」但那叫化婆却不回答他。

他又伸手抱住那麻瘋人的雙腿，對他說：『我救過你三次。你爲我求我媽再同我說一次話罷。』那麻瘋人也不答他。

他於是又哭泣起來，一面說：『媽呀，我痛苦得實在不能忍了。饒恕我吧，讓我再回森林裏去好了。』這時叫化婆就把手擱在他頭上，對他說聲『起來，』麻瘋人也把手擱在他頭上，也對他說聲『起來。』

他站起來，對他們看着，啊！原來他們一個是皇帝，一個是皇后。皇后就對他說，『這是你救助過的父親。』



皇帝又說，『這就是你用淚去洗她腳的母親。』

他們就抱住他的頭頸吻他，把他帶回皇宮，給他穿上華麗的衣服，戴上皇冠，又把王杖交給他握了，他從此就治理那座在河畔的王城，做那兒的君王。以後做了許多公平慈悲的事，作惡的術士趕走了，對於樵夫兩口子，送了許多大禮，他們的兒子，也給了官位。他並且不准人虐待雀鳥，教人以和愛慈悲親切，沒喫的給他麵包，沒穿的給他衣服，從此國就平安富庶起來。

可是他當朝不久，因為他所受的痛苦太大，計算他的過失過分嚴刻，三年後他就死了。繼他當朝的就比他壞了許多。